

長篇敘事詩

花與果實

張澤厚著



新藝書店出版

1942

長篇敘事詩

花與果實

張澤厚著

新藝書店出版

1942

序

「一二八」事變結束後，我在上海認識幾個愛好文藝的朋友辦了一個文藝雜誌；在那雜誌上我發表了以馬占山「取統帥事件」為題材的二千行長篇故事詩；《偉大的開始》。當時的文藝權威雜誌，丁玲所主編的「北斗」馬主就寫了一篇批評，題目叫「把樹掛在一點」，思想，內容，技巧都談到了，我讀了那篇文章之後，一一檢查不完全是正確的，然而我也接受了那位作者的忠言，我埋頭更努力地研讀着前人給我們的繼承遺產，又向作者，並注意着各階層的生活；一直到現在都是如此。

不久，我們的雜誌停刊了，我也回到了四川，然而，我還想將「偉大的開始」用過的材料，再拿來寫一部長詩；因為那富饒的東北，美麗的東北，太使我神往，而「九一八」事變，又怎樣地顯露着我的

心啊！

在溪河的鄉村中的家裏整日着，與外面更隔絕了，那時交一封信，也得走至十五里路外的鄉鎮上，才有可以交信的郵政信箱櫃，讀本省的報紙也等於讀歷史，要出版後十來天才能寄到；要收集東北方面的材料更是困難，在鄉村與農民接近，使我寫了三千餘行以農民為背景的最長故事詩「賊野」，（此詩分二部，第一部於民國二十六年在上海出版，很感謝吾師沈超予先生的幫忙。）

民國二十五年在宜昌教書，曾有一個遼寧籍人，（他在宜昌鐵廠公司作事），他告訴了我，他在楊占山將軍抗日部隊裏，與日本人戰鬥的經過，又給了我不少的文字上的他們的抗日材料，那時我就想開始再作一部專取材於東北的作品，然而苦於改學生們的作文卷子，遙遠找不出時間來寫。

抗戰發生後，我在×縣教書，偶然認識了一位曾經在吉林作過游擊隊的戰士，他把他的經歷也告訴了我，於是我又想寫，然而受了「七七」抗戰的刺激與興奮，我不僅想整個地寫東北，而且想把「七七」抗戰也包括在內，并想把中國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的社會生活反映在裏面，雖然把收集的材料研究過，可憐因在教書，沒有時間來寫這樣大的東西。

二十八年下期，暑假快滿，我再回到了我的家裏，那時是中秋節前三日，恰值劉鄴六歲的第三子罹疾夭亡，當此國難之際，又值子亡，哀傷悲劇，曷可言喻，很遺憾，又無別法，只有將滿腔悲憤，游

之於寫作，於是開始寫「花與果實」，藉以沖淡了痛子之情，若編成問世，讀者認為稍有益於抗戰建國，亦算我在此中舉起一點解放戰爭中，盡了一點對民族國家應盡的責任！

現在所發表的，係第一部「鮮血染赤了白中流水」，寫作費時一載，詩長近七千行，寫作時進行很慢，且有時間斷，全詩共三部，尚有第二部，第三部待作，這一部寫了些甚麼，請讀者在書裏去找尋，不用着作者贅言，第二部係反映「九一八」事變後的社會生活，第三部作者企圖寫抗戰期中，前後方軍民等的生活，三部原是一個整體，但亦可各自獨立，所以先發表了第一部。

作品已擺在讀者面前了，我誠懇地請讀者給我以意見，和善意的，公正的批評。

最後，我得感謝金鼓兄為我裝幀封面，校對，及吳慎之，岳德明兩兄多方面的幫助。

崑崙厚 一九四二，五，一二，於昆明自然山。



花 與 果 實

獻 辭

第 一 部

鮮血染赤了白山黑水

目 錄

- 第 一 章 滄江夜話
- 第 二 章 日本人勸人當匪亂東北
- 第 三 章 東洋亦佬才有錢
- 第 四 章 伊遜河的水

- 第五章 大豆黃了高粱紅了
- 第六章 九一八的夜晚上
- 第七章 黑龍江可真是地好地方呵
- 第八章 馬占山孤軍抗日了
- 第九章 江橋之戰
- 第十章 雪地上的哨兵
- 第十一章 又是晴陽天了
- 第十二章 外國調查團來了
- 第十三章 在紛糾陣上
- 第十四章 高粱熟了就要割
- 第十五章 敗走的行軍
- 第十六章 行進在山野上
- 第十七章 在那裏去找糧食呢
- 第十八章 那是下山的路
- 第十九章 通通封鎖線
- 第二十章 怎樣渡過無船無橋的河
- 第二十一章 在滿洲里又大打起來
- 第二十二章 新鮮的刺戟
- 第二十三章 東北同胞稱仇入當牛馬
- 第二十四章 這就是「王道」精神
- 第二十五章 這就是「樂土」美事

- 第二十六章 小魔鬼也腰纏千萬 章十四節
- 第二十七章 刺刀尖上的愛情
- 第二十八章 一條貂皮惹了禍
- 第二十九章 再爲瀋園拚命去
- 第三十章 咆哮了的土龍山
- 第三十一章 不山你不離擔背井
- 第三十二章 對日語一腔怒沒有做到
- 第三十三章 日本人說許多媚
- 第三十四章 一個團村制
- 第三十五章 僞軍是內部的運糧隊
- 第三十六章 盧迪元化裝到長春
- 第三十七章 怎樣的長春呢
- 第三十八章 鐵樹那老人的話
- 第三十九章 兩公孫
- 第四十章 沒有良心的一個孩子
- 第四十一章 盧迪元被捉了
- 第四十二章 美人與刑庭
- 第四十三章 中國人是那樣悲慘地死去的
- 第四十四章 天什麼時候才曉呢
- 第四十五章 被囚的第三叉
- 第四十六章 偉大的同情

第四十七章 流亡

獻 辭

我們底祖國，
多麼地偉大，
五千年的古蹟，
黃帝時就盛開了絢爛的文化花，
燦爛的文化招，
不信五洲看東顧，
全人類都要動着，
這塊地一雙綠花，
指南針指示着人類出了迷徑，

印刷幣給各人領得這着總險的生涯

火藥把人類炸得焦

而野心漲滿了它又把罪惡誇大。

我們底祖國，

多麼地遼闊。

三千四百九十萬方里，

那個國家能夠及牠？

你嘗：

氣候多溫和，

土地多肥沃，

河水多清秀，

山帶似錦繡，

蔚彥嶺，我們偉大的習管，

西沙島，我們天地的障界，

喜馬拉雅山是西藏的銅牆，

鴨綠江又映照了東邊城壁的雄偉。

我們底祖國，

同胞真是多，

四萬五千萬人。

七族的大聯合呵

七族的大聯合呵

手是握得緊緊的，

向前走。☺

都是一齊出腳☺

不怕從前也會有困難碰，

那就好比毛錘鍊熟鋼，

一錘敲過一錘的打，

又拿在清淨爐內去釀火，

喂喂，不有那熊熊的烈火燃燭，

又那會有上好的純鋼出現。

呵，偉大的祖國！

呵，遼闊的祖國！

呵，五百萬男女擁戴的祖國呵！

不幸，西沙島上的守堡人在刁斗中醒熟了，

澄澄的南海，

就湧入了太平洋的黑潮，

黑潮中混雜着許多海盜，

於是，我們就被流寇搶劫了！

看這些海盜也開出了鐵腕的吼叫，

他洩越了對馬島，
他撲過了鴨綠江，
他瘋狂地嗥亂叫，
瘋狂地亂咬，
我們——
富饒的東北地呵，
被這惡毒的餓狼踏踏過了！
被這兇殘的餓狼嚼嚼過了！
可憐，
我們三千萬良善民衆的好夢正甜，
那知豺狼快來爬上床沿，
也不管黑水猴騎了排山倒海的洶洶怒濤，
白山響起了春雷般的驚人吁嚕，
他們仍然沉睡不醒，
好壞夢中有魔鬼把他們的靈魂吸引，
於是，我們幸福地墮入，
就輕容易地傾塌了。
而今，豺狼的嗥叫已響遍了中原，
餓狼的狼爪已抓破了大舒河山，
我們再不靜息打算，
我們底骨該斷是，

不知是什物或明春，

也將作爲過去的一帶蕪草？

那紅印地安人已成歷史上的名詞，

只有幾張陳舊的像片放在了博物館，

白種人感嘆新大陸的傳聞，

美洲的土人就被摧毀一完。

在東方荒涼的墓穴之上，

生靈也墮入了絕無之網，

三島上的土著人？

不准通婚？

不准受教育？

深山中靈隱面世哲，

他們的生命，

像呼嘯奔流於天地！

自己底秀髮鬢上飄飄血與野淚，

沒有組織的入疑呵，

總讓那野種人踐踏。

嗚呼！失了土地這個人的命運那保證！

我底心不抱那加肉的目的爲然！

顯見被出處的精神尚在，

掃大漠，

略疆寇，

歌嶽尊，

那也是人的安插。

續用錢。

續接續，

不過你的美惡，

元靈的威儀海外，

全靠

朋輩的信念

激起了

標桿！

起來，起來，

我們的字典找不出，

「失敗」！

把反攻的滔天浪潮淘漉，澎湃！

淘漉，澎湃，

淘漉，澎湃，

淘漉！我還要

自由自在地舉運大好木材！

淘漉！澎湃！

陶海，澎湃，

我們要

澄清東海，黃海，南海，

我們的三大領海！

第一章

初冬的夕陽苦笑着帶着悲歸去了！

黃浦江湧起泥黃的水唱着晚潮，

大木船急忙地靠岸收帆，

小帆船載着出渡人迎着無恙的波濤。

港口輪船哼着糾錯的歌調，

旅客們揮灑杆擲出了一點點微笑。

軍艦上響起了降旗的軍號，

江河上繞着幾隻多嘴鳥。

青天白日旗懶懶地飄下來條，

英國旗，美國旗，法國旗，日本旗，

真不曉得有多少。

黃浦江，

我們底領水，我們底內海呵，

別處正繞着萬纜，

環着大炮。

將我們底江河塞滿了！

不平等條約把我們捆綁得這麼緊，

不要說掙扎，

就是哀呻吟一下，

也不敢把聲音提高。

浦江水究竟曉得好歹咧！

在外灘

在顧山

這是外國人巧取豪奪去了的碼頭呵！

一湧一湧的波濤，

是在怒叫！

是在怒叫！

潮水頭是拍得多麼地高！

看浦東，

在十六舖

在虬江碼頭

這才是我們中國人底埠頭呵！

是柔波，

是文浪，

它低低地在

向

中國人民，

嚙吐着被壓迫的苦惱！

衣晚上，

呵——

頭腦沸江水。

特別激起了流浪人的怒憤和哀怨，

民族仇恨的火

在胸中熊熊地噴起青色的鏢。

十六舖，那裏有一個輪船公司的貨棧，

黃昏時，燈殼顯得多麼地暗淡，

暗淡的電光，

暗淡的電光呀，

照着那個碼頭工人在間歇。

高個兒，

圓圓的臉，

也還有粗黑的眉毛，

大的眼，

他越說越起勁，

頭火的左手直直把右袖筒向臂上捲，

粗紫的右拳頂

在襟啦，

又在翻！

於是灑在地上的電光，

就被劃黑了一條線。

「媽的巴子，

這些軍艦不能把它趕，

就是我們中國人心太散亂，

要是大家一條心，

任何緊個事體都好辦，

好比我從前在東三省打遊擊戰，

失敗就是在大家心多意亂。」

魏小聚得在懸空頂高興說打仗，

他在同伴中是有名的殺潑川耗子，

他嘖嘖地拉出一塊笑臉，

又輪着大指姆向盧迪元。

「老盧，

儂個不算一條好漢，

魏只會吹牛屁想吹得死灰復燃，

是好漢就得把東洋鬼子殺死完，

東三省的油氣，

不要洋鬼子沾一點點。」

鷹通元膀上戴雙臂膀，

拍拍胸膛又提高聲音：

「媽那把子，

嚇嚇，我真算一條好漢，

跑關安鎮。

上長白山，

舉步艱難。

進鴨綠，

渡松花，

涉嫩江，

我也走過了

關東平原。

通敵敵人的封鎖線，

我是這樣地化裝個老漢，

走在敵人緊逼着的城邊，

我是那樣地像農夫打扮，

一個遊擊隊，

簡直是一個天才，

有了危險才能輕輕地把它劃開。

蹲在墳上那尊骨臉的湖北老，

他站立起來伸了一伸懶腰。
隨手又把盧迪元的肩頭一拍，
好，好，好！
北大漢真是呱呱叫，
你有多麼的事體驚人的胆，
你從頭端告訴我吧，
要說得我們喜歡；
你總說得我們喜歡，
我准請你釀個二兩白干。」

天上九頭鳥，
地下湖北佬，
你請他喝二兩白干，
你那次發過現？
只曉得喝別人的酒，
叫你屈一回漂亮，
你說「我，我，荷包裏頭真銅鈔，
隨手又直直向外翻。」
哈哈哈哈哈，
又喝了二兩白干，白干……
哈哈，哈哈……」

鍾竹生談論別人嘴巴裏頭只是乾噁
不覺得他自己的腰也笑彎。

湖北壘臉上在發着燒，
耳朵根子也脹紅了：
「來！兩扎角子拿去捏個，
嫻的，你江西舅了見人就喊老表，
請客人喝點茶，
茶棗也要客人嚼嚼吃了，
真你媽的怪風俗，烏七八糟，」

鍾竹生仍然閉着年輕的嘴哈哈大笑，
「湖北佬的確是長進了，
可是一一我們
誰也不要識請客，
北大演講過了他英雄，
我們也來說我們好漢，
誰不是英勇果敢
二兩白干：
三合蠶豆：
八塊香肝子，

就是他體現」。

川耗子兩手高舉到船沿，

「這是一個頂好的提案，

不贊成的是地下爬的烏龜。

真不是有骨氣的男兒漢」。

慘淡的燈光吻着水波，

這裏不是泥黃的江水，

倒是一條金色的河。

金色的潮水一揚一落，

它仍然唱着被壓迫者之歌。

江邊的人兒開始吐出東北的災殃，

潮水擊打在岸上

嗚嗚——呼——

嗚嗚——呼——

潮水好像同着人們話談興亡！

第 二 章

我老家在吉林的磐山灘，

我曉得穆稜河有多少長，
我曉得蜜蜂山有多少高，
我曉得山上的蜜蜂怎樣釀。

與凱羽的魚有千斤大，
我同瓦爾喀人會拿魚皮製過衣衫，
傾頌食魚肉，可以不吃別樣飯，
這樣的生活呵，我也過得慣。

依傍山林我也學過打獵，
瓦爾喀人倒是擒捉猛獸的好漢
脫骨醫了我們脫軟骨症，
紫貂皮真好禦濃冬的冷寒。

興凱湖邊還有一塊大平原，
豐美水草真天然，
在那兒，我同瓦爾喀人驅趕過牛馬，
也會訂捕過羊羆。

牡丹江中我去撈過櫃錢的東珠，
長白山上的野人參我也去採過幾處，

高粱草隨地轉密平鋪，
這也是寒冷地區的珍貴物。

我到了松花江與遼河，
我看到了關東平原的肥沃，
高粱大豆多茂盛，
青一色，
紅一團，
九月的風，
吹起了豐收歌，

豐裕的收穫地主財會上醒多，
勤勞辛苦的莊稼人啊，
又那裡能夠生活？
日本人，臉上帶起能笑的陰險的日本人
白俄人，
專會拍日本人民底的下賤的白俄人也來，
他們是穿來褲子腰帶！
他們那張利嘴會把門額顛倒說，
他們那張利嘴會把口袋顛倒說，
他們向滿漢人這樣說：

『你們不要這樣馴習罷』

硬要多斃幾。

屈漢人動干戈，

跪漢人打炮火，

滿州是滿人底土地，

爲什麼還向漢人送去了收錢？

把漢人打進山崗崗，

你們才能

自由地，幸福地生活！」

陰險的日本人，下賤的白俄人，

又向漢族地主定議了：

「是地主就有！權，

你們不要把那些衛良心的農民放鬆一點。」

滿人，皇族哪，

硬去把你們多作贖，他們坐食俸祿，

二百多年的時間，

真是享久了安然。

他們以爲是皇族，

全不懂得學習學習生產，

而今該交點子下賤！」

他向黃旗漢人又是別機地煽惑：

「要是真有滿人韓人奪去了你們底田，

你們儘可多種一點點，

大豆高粱多收得幾粒，

你們底生活總會稍稍寬裕，

騎哲人又佔了你們的牧場，

瓦爾喀人高舉網着魚，

這就是奪了你們底生計，

你們怎麼還不知悉？

把滿人韓人消滅了，

把鄂倫奔人騎哲人都趕了出邊，

那就會寬裕了你們底生計。」

我們底同胞，

個個都是善良的，

不管漢族或滿族，

誰也不上他們外國人底當，

認爲他們說的話呀，

簡直是放的臭屁。」

信了那熊賽人底話，

也許是中了糜爛的毒氣。

謝本人，白鐵人。

又向我勸勉，

那時候我真糊塗混蛋，

我是個老粗咧，

他們底話象烈火一燄，

就把我這一個乾柴燒燬。

帶着熊笑的日本人說！

你底生活過得太艱難，

何況漁獵畜牧不這宜你這單身漢，

你是這樣的高大強壯，

你的確有一個好福相，

走能當兵吃糧，

你也該要像服作霖，

作第二個關外王。

我說我從早上勞動到夜晚，

將將有飯吃，

有衣穿，

那兒又有什麼發展？

帶着熊笑的日本人又說！

「你要拋棄漁獵事件，

才能步步登上九天。」

我說「丟掉漁鹽馬上就要挨餓」

他說別的生活還多？」

我說「有嗎？」

若不願另找生活？」

死在陰曹地府決下油鍋。」

帶着熊笑的日本人問我有伙伴鐵騎，

東三省地方又走了好多？

「一個蒙古人，兩個瓦爾喀人，

鄂倫春，厄爾特也有鐵騎，

漢人呢？多咧！多咧！」

到底是做啥工作？

要好多人我總可以去的，

說到東三省走了好多，

真使我笑哈哈。」

長白山上看過三汊的滔滔源頭，

摩天嶺上會望見平穩的遼河。

吉林的四十八個高梁我曉得有多少長，

更記得清楚枯葉下，

那兒有深坑，

那兒有水窟，

鐵江上豔開綠冰龍過魚，
淘沙金，我也去遠照羅江
日本人歡喜地拍着「底」在肩，
白俄人驚奇地捉着我兩右膀，
他們得意的笑。
那種得意的笑，真夠內心的喜歡；
「不懂你有這麼遇見好國相，
你才是走過了滿洲橋頭的狼，
我想你一定是個要驕悍，
你將來決是關外之王。」
日本人還說了許多甜言蜜語，
他說日本人，白俄人，
同我的關係要如兄弟，
有了什麼危險總得同他們商談商談，
他又約我夜晚上去領取槍彈，
他教我嘯聚山林巧妙地幹，
上了千人萬人就可插旗造反，
若是趕走了張學良那忘八蛋，
東三省也就是我底天。
再多多數槍彈也可以添，
將來事業成功了只希望滿日親善，

白俄人須得送他一塊土地，
白俄人要成立一個自治區域，
這些條件我都承認，
從此我就已揮野蠻獸性，
搶入，綁架，
竄掠，燒殺，
這些罪惡呀，
我都把它遺下，

日本人教我擾亂中東路，
中東路上的火車常常就被劫，
他又說除了南滿鐵路你都搶，
四洮，洮昂，北甯也常有我出滅，

鬻匪的臭名叫我犯着罪惡，
我還不曉得日本人利用了我！

鬧得滿州窩七八糟，
我到底爲了那戲？

嗚呼，日本人簡直是在耍戲班。

張之洞個人，他擔任清總，
打下了東三省又是隨人作主官？
京師爲了真是逗你玩！

什麼滿口胡言，
什麼見第一義？
他胸脯內藏的是鋒利的劍，
你別誤食他的毒藥餅。

我從來靜靜地聆聽歷史，
日本人想的是玩到領完青，
甯漢平是他辦得的交通站，
他說我們別亂不要受假亂，
他派兵去去毀壞了農人，
他自己運貨物運來運去仍無懼安全，
自然可以出險了，大開錢。
晚晚，票又向青去把同隨屠殺，
散滅了村寨，
焚燒了碼頭，
搶劫了車棚，
而種種裏才是給仇人打天下。

第三章

住在滿洲的人是頂誠實厚道的，
對他的族人接待也甚優禮，
一年半載任你飲食，起居坐落，
就是那種別的處邊呀，也並不草率。

辛苦的鑄鐵呀，會把鐵片鑄下西出去，
風霜的侵襲呀，儘管也從沒有顯現，
不容鬆懈來滿中華兩豆麥，
夏天和秋天呀，又吸收了多少炎熱。

冰凍的冬天能們穿着燻羊皮襪，
日本人全是披上了又輕巧又暖和的紫貂，
滿洲人還要在冷風中奔跑，
生的感三呀，高過了白雪燻燻的悠游。

牧畜的蒙古人常帶着生活的苦惱，
鄂倫春，厄魯特，瓦漢時人，
他們的漁獵生活並不美好，

紅鬍子究竟該讓誰人的票？

有錢人就是東洋赤佬

翻一車，提心吊膽地去翻一車回，

真不如綁東洋人一次票，

然而，日本人不准我底槍向着他的同胞。

第 四 章

高寶山事件是一口洪翻的陣陣，

它把我底惡夢驚醒，心裏方才輕鬆，

日本人他欺我不論是鄉農和中農，

黑衣去殺進醫院就算大功。

韓國人強奪我們的農田是日本人煽動，

韓國人偷伊遜河的水也是日本人煽動，

爲什麼叫我殺中農又被韓？

哦哦，這不是有個毒辣的陰謀，

他想拿韓人的死換取錢財，

他想拿韓人的死就好新口向中國人進攻。

萬寶山却是一塊聖地，
我是那時總才聽破了敵人的毒計，
我從那時起就想回棧向日本人射擊，

我當時確確也有一個純潔的心，
有些就主張向院前投擲，
有些又說我們得從長討論。

我總要罷了我們所有的兄弟，
上長白山再看一番滿洲的色氣，
日本要動得了腳輦，
我們乾脆地就去打遊擊，
要是中國軍抗戰勝利，
揮揮巴子，
抽日本人的尾隊，
打他王八旗一個措手不及。

爬哈達嶺出發在雙陽，
循柳邊又把摩天關上，
看秀崖律入雲霞，

揮著愛教書的旗。

想念川我身杉松同的寒，
我們在山呀，日本人開着炭窯。
到朝見山我向楓林狂呼嘯，
滿山肥，那綠的江水，
你為什麼不沖到仇人架的墳場。

遮蔽天日的森林險。

啊，祖國的森林多豐饒！
那高高的山頂不化的冰雪自得如銀，
山腰山脚，碧綠着翠柏，風光多麼好？

一路有樹海，
一路有松濤，
也探藥人參與烏拉草，
也獵歌麂鹿和虎貂。

我們爬上長白雄偉的山崗，
心地裏覺得多麼舒暢，
全不像在行劫的時光，

總是小心地把武器提防。

在長白山上我向三江源頭瞭望，

我可不應當它們的子民，

我從今後要走入正軌。

嗚嗚，我爲什麼要急急離開故園？

因爲日本人是世界上最惡的惡魔，

我違抗命令不逃走，白領上頭就要過上，

他人齊聲大，我不就要遭滅亡的罪殃？

高麗上到底出了什麼，

也可沒有引起什麼暴亂，

只日本人唆使朝鮮大拼殺，

旅居那兒的中國僑胞啊，唉，多被浪人殘殺。

第 五 章

涼秋九月呵，

 氣爽天高，

原野上的禾稼都成熟了，

懶洋洋的：懶得大笑，

大豆啊：獻出了金光！

稻子啊：獻出了金黃！

高粱啊：漲起了紅浪！

黃亮亮的穀子！

也飄出了香米的芳香！

一陣微小的金風吹來，

金色波浪湧，

赤紅的浪，

一層擠一層，

多調和，

多勻稱，

漲滾起了，

莊稼人——

腦海中熱烈的波浪，

啊，啊，

美好的山河，

這時候有一番好風光啊！

「是誰醒瞭？」

「是誰醒瞭？」

輕巧的金風，

你從那兒來呢？

憂愁的黃泥心背說，

是在將秋天的心胸人們訴說？

瘦弱瘦弱是像管中一橫，

顯露半空呼嗚呼，

跪在田野上，

行在田野上，

畫裡邊，

那條條黃地，

胸懷是多麼的沈鬱！

充實的豆管，

笑向主人欣慰，

垂滑頭的高梁穗，

好像田婦的新姑娘，

羞紅了臉又不抬頭，

心裏則是歡喜得非常。

豐收的喜悅沖漲着莊稼農人心房，

他抬頭看着天上的秋陽，

銀灰的天色無有一點雜色的藍霞，

誰也找不到太陽在那兒發光。

最後發亮在臉上。

喜在胸裏，

秋天的風啊！

又是多麼地響亮。

夾在胸裏，

啊——

高粱香，

高粱香，

小米香，

芝麻香，

落花生殼裏發香，

怎麼又不曾引起了酒香？

誰還沒想到今天燒了工，

燒一碗反生果，

燒二兩醃醃，

不管是火發酒，

南瓜湯，

高粱燒，

總是酒在香，酒在響呢！

喝一口酒，

剝一筐熟生果，

却把把胸襟兒寬暢。

酒酣，

果香，

果香，

酒酣，

喝夠了就倒在炕床上，

呼呼地，

甜密地，

一覺睡到明天天色亮。

太陽還未露餘色，

他又離開了炕床，

拍拍身上的衣裝，

一盆水洗得精神多健旺，

擲馬，

牽牛，

木車兒的輪子又叭叭地響，

「孩子呀！小三三，

進！

走到土裏去檢落黃豆，

我們年年的好收成，

就從國內製成了東北人年

父子爬在瑟瑟的冰道上，

右手攬着小小的竹篾兒；

『吃！走！』

牲口的項下，

就哼出了。

叮——擋！

叮——擋！

極裸的莊稼漢，那豐收的夢呵並不長，

九月十八日夜晚上的痛響囉，

好嘹亮！

好嘹亮！

敬我難忘！

敬東北人難忘！

敬全中國人難忘！

敬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難忘！

那模糊的東北莊稼漢囉。

從此，從此也就

步入了悲傷！

第六章

七月的高貴山被有幾層滔天大浪。

八月中又來了小號兒中村龍太郎，

他這次是到東京來搞個新交際廳，

到了東京，就變身了團藏這。

於是，日本人圍住中國人把他他們的同胞欺，

中村一定是被我們給飽。

不是嗎？

爲什麼又未見踏去？

你說天下的事總會那麼「滑巧」？

而日本警察偏把大尉中村的衣服尋着了。

在與安嶺，在村龍太郎山腰。

見衣櫃文件不見屍身，

又未見紅血襯在腳道。

這可能說讓那中國人陪他抽了？

這可能說與安嶺的土匪你打七八槍，

和什麼有關係交？

「中村事件」是掩耳在把鈴盜？

日本人自買自賣的共產階級真得意？

那些日本兵呵，是多麼高尚氣傲？

「要府憲」！「要府憲」！他起來三番兩打了。

少爺爺總是遊來玩受？

少爺爺總是遊來快活？

取洋鬼崽子來他來穿褲腰？

他不怕少爺爺的圓圈外交？

一九三一年，就是中華民國二十年囉

我們，要記牢；要記牢呵！

九月十八的夜晚多麼？

月亮已經爬上了鐵軌！

唉，唉！

我們底南滿土地呵，

條條，

不該讓別人佔領鐵道！

唉，唉！

我們底淮河？

我們底淮河呵，

從前

不該讓別人架起鐵橋！

因為這樣，

我們底國土，

別人就可任意逍遙！

而我們底自由空氣呀，

你就讓別人污穢了！

有一列火車，

哐，是一條毒蛇呵；

它帶着綠綠的妖氣，

駛過了柳河鐵橋，

日本兵就把地雷燃着了！

「哄」！「哄」！「哄」地滾響，

鐵道，仇人的鐵道就崩塌了！

日本兵就是愛偷槍，

唆使軍隊反日了！

日本兵就在那豺狼般的嗥叫，

日本兵就拉起鬼鬼像的猙笑，

於是——

二十升口徑的重砲，

向着游蕩，

聽了！聽了！聽了！

我們中國人

總是相信主張公道的國際聯盟會嘛！

我們中國人

總是遵守盟約上的條款呵！

我們中國人

從來沒有準備過向誰挑戰呵！

我們中國人

從來沒有交臂去同誰作豔兒野蠻呵！

所以這時北大營的兵好夢正圓，

也許他們見到了家鄉收獲的豐滿，

誰也不曉得祖國走上艱難，

誰也不曉得瀋陽已被烽火燃燒；

炮聲震得幾了睡眼惺忪，

惡強盜就已跳進了雲中。

衣服未上身，手脚了許動，

束手受戮呵，可憐，我們的兵勇！

東北邊防軍被不抵抗的命令驅走，
守兵工廠的向任副廠長不肯讓匪休，
「抵抗呀！抵抗呀，
決不准紅膏藥貼在腳踢的頭！」！

不抵抗中的抵抗呵，
炮火才開了的彈藥便出了威風，
敵人被刺了，被機關的彈丸射中了，
黑夜裏，這是不開燈的黑暗中的閃光！

抵抗的人數仍是萬眾，
一面和日兵大打仗，
一面把逃奔了的槍炮搬動，
很少的人兒呵，也完成了極大的功！

幾萬日兵，圍攻呵！
何於孤軍，孤軍呵！
誰勝？何於無力使誰始終不勝，
失陷了，中國人的心裏臉也有個疼痛。呵，疼痛！

兵工廠還有未搬完的槍炮和子彈，
拿我們的裝備繼續同我們作戰，
這到後來搶劫我們的匪首本莊素喜眉笑臉。

飛機場中還有飛機二百架，
青天白日，光臨的好標幟呵，
誰又不傷心！忍看日本匪徒完全掠下！

這時，少帥爺尙在天津閒玩，
他正測想慈禧皇后的腰有多細，腿有多大，乳是怎樣地軟動盪，
熱情的眼波，又是怎樣地在流轉。

少帥爺也未忘了白山黑水，
原也未忘了關東平原，
電影皇后的娥媚，妖艷，
儘使他想起了盟約和國聯。

那一個帝國主義有點好心眼，
都不講道理，
武力造成了強權，
都把道理拋在一邊。

日本運氣更鬼惡，野蠻，
無法無天，不要一點臉，
製造出可以藉口的事件，
就想把中國佔領完。

少帥爺忘記了三百多年前，
朝鮮的七年長期抗戰，
野心的豐臣秀吉被拖死了，
牛島上才沒有倭鬼們吼喊。

少帥爺就是忘了，
伊藤博文的吞琉球，
併台灣，
吞朝鮮，

忘記了
用中義一的先要
征服
蒙古
和——
滿洲地帶。

朱慈那

「守土有責」的金言，
也代入了電影皇后底淫笑的臉開管

有人說：

少帥爺打算這撥上崗的命會抵抗！

但是——

一支孤軍啊，

究竟打敗不了架起勢的東洋！

那時候，那時候呵，

中國的軍人各霸一方，

自立稱王，

東三省對外的戰爭一起了那會有人來幫忙？

就是有人來同調一起打倭寇，

殺退了倭寇，

客軍反會不會退走？

靠國聯，

還命令，

這多好的一個藉口，

心裏頭有些把握不寧，

難道嗎？

玩玩好看的電影皇后，
也可以解一解滿腹的憂愁！

有人又說電影皇后是壞好的差使，
有人又說她皇后同日本鬼子有些來頭，
不然正當暴風雨飄遍滿洲的時候，
她爲麼專個肉色尚脂粉將軍行誘？
侵略魔焰，

一陣大的西風，
不挺的哀叫呀，
似深秋枯葉般的慘紅，

風捲枯葉，
枯葉隨着風，

風還在吹呀，
枯葉呵枯葉，
已飛散得無有影蹤！

九一八的暴動，
駭人的，駭人的暴動呵，
到底是一陣緊急的颶風，
把這，

吉林，

這兩個的何處的天白日說呀。

撈跑了。

儘讓那白鹿紅雲引就游海飄動。

塵沙是一個錢頭蟲，

他叫他的軍隊把槍送給日本人，

他叫軍隊把城池也讓給日本人，

塵沙，賣國求榮的大奸賊呀，

他還叫軍人，老百姓，

迎候給我們廣土地的日本人關刀

有些武藝兄弟恨不能打殺漢奸，

憤氣傷胸腫壞了，

他們發出了傲人的震動天地的吶喊，

他們不管自己有多大的力量，

就發出了出人意外的暴動，

他們肚子穴，

也不愧是中國底男兒漢！

可是，

力量微弱的暴動，

就好比枯枝上的落葉呵，

怎能抵擋得了冷峭的金風搖蕩！

熱情的，不願做奴隸的人的抵抗失敗了，
他們那痛苦與奮鬥的臉，
仍然是不屈服的姿顏，
痛苦地離開了永吉，
腦海總是浮沉着，浮沉着，
「光復遼東，
總有我們底勝利的時間！」
敗兵跑上山崗打游擊，
他們總不要東洋鬼子有一時的安閒！

從長白山上只見日本人的嬉笑，
這河岸邊時時有中國人在悲憤地嗷叫，
日本兵藉着：
「胖遊天皇」，
「滬匪匪軍」，
失產份子的名稱，
學生工人多遭了無辜的殺戮。
有財產的人無有罪過，
也得要金錢贖贖！
年輕的婦女們，柔順地接受處刑吧，
若是劫了那些禽獸的渣，

休說家國要全傾，
性命呵，也將連受到蹂躪！
我們中國人，中國人悲慘的命運，
是不抵抗主義把禍殃招來了，
這不等於讓烈火來焚燒我們？

第七章

東三省我們還有一個黑龍江，
黑龍江可真是塊好地方呵！
江中有萬萬兩沙金呵
它養活了祖國千千萬萬窮苦人。
淘金的地方却是個辛勞的工作場，
正好工作在夏天，
夏天，要鬥着太陽，
然而，夏天的太陽，
沒有我們力量，
中國人就這麼操場一副身軀勝，
結實的身體，
堅毅的心腸，
總算鬥勝了太陽。

九月的秋風，
逼得草木葉子變了黃，
十月，白雲的飛舞，
花頭閃耀着，
河水凝結成爲冰塊了，
有人說，這是河跡進冬封了江。
深冬的羅龍江地方，
冷凜凜是不敢搭呵，
墜霜要靜呀，
會使你全身都由麻木而僵硬！
嗚呼爾人，
戴着灰貝的遮耳帽，
漁皮帶兒緊緊地束着腰，
蹣跚地，
他挽着我底手，
我扶靠你肩膀，
走向了嫩江。
在嫩江，
在嫩江的多爾那地方，
鬆兩層厚的冰。

張起巨大的網，
一墩有萬斤，
道跡迴盪霧中的夕陽，
猶是凝結了的白銀，
水滴像是未凝聚的銀漿，
多麗呵，
我們唯一內陸的大流場，

南部方是平原，
水也甜，
草也香，
草香，
水甜，
水甜，
草香，
哈！
多好的遊牧場呵！
曉風來了，
那密密叢叢的嫩草呀，
頭兒仰，
身兒動，

還一點點看過去，

多細

多細，（讀音更細）

好像一幅巨大的綠色的氈毯呵！

哈哈！

多美麗的又甜又酥的氈毯呵！

曉風來了，

那漾漾漫漫的碧波呵，

真好像的人得意的臉上，

笑出了酒窩！

呵呵；

一望的瓊英的水草，

惹起人們露出了歡喜的激笑。

草野上鷓鴣生，

鸚鵡又昂首看着天上。

看看天上初昇的太陽，

他擺首，

跳脚，

伸長頸頭不停地哼唱，

依歸……依歸……

鋼琴上急奏的短促響響！

注 1. 1948年10月1日

幽長得像經穿出的聲浪！

醒

七絃琴同靈雨樂在合唱，

這舒舒膩膩的引頸鳴吟，

洗滌了昨夜被黑暗浸漬了的沉悶！

光明隨，

惹入興奮，

這迴響走獸也多歡欣！

驃馬搖光鬃鈴，

飛燕着擺毛，

牠張開了耳朵，

在我響瑟絲的清水，

鮮綠的細草，

清水上了嘴，

牠搖搖擺擺着活潑的尾；

翻草吞下咽快了，

牠得意地又呼着牠才懂的歡翻。

那到底不是信戀的嘶鳴驅，

悠長的靈笑的好呵嘯！

靈笑的好呵嘯，

劃破了晨空的寂寥。

呵爾河的水是那樣清秀，

那樣平平靜靜地流，

那樣不慌不忙地走，

它是低聲嚶了在把富饒的歌謳！

茂盛的薔薇美麗的青紗帳，

帶舟的大豆等待九月黃；

麥苗放滿了冬天的原野，

潮濕的麥倉呵笑向蒼茫白。

興安嶺是一尊龐大的天神，

伸出雙手，

就遮庇了全北滿的陰！

它的汗毛——密密的樹，

深厚的叢林。

牠的腳——牠的頭髮，

不假說，還有絕大的松禱，

這個山頭的樹蔭下，
白晝也晦冥，
在那兒行走，旅客呵，
都渴望着光明，

在那裏，
要想看到太陽和月亮，
在秋深葉落的時候，
到別是一番美景象！

鄂倫春人蓋的樂廬長得多麼乖，
平時隨便擠擠奶，
要款待客人，就把牠殺宰，
肉的馨香，逗得人越吃越愛！

你要獵山擒虎豹，
騎馬執槍配好刀，
問慣上廬的灰鼠誰貂補奇寶，
小野鹿的熟血角，忌得立地吞吃了。

黑龍江，黑龍江！

我們——

東北角的好地方！

們們處人民，

快活富平原，

在河川，

在山巒！

幸福在平原，

在河川，

在山巒！

自由在平原，

在河川，

在山巒！

黑龍江，黑龍江！

真是我東北角極樂園！

第 八 章

馬占山，

黑龍江的省主席，

他有切銳的眼，

激戰的陣地！

日本兵攻到圖羅江來了，

逆賊張海鵬引路打頭站！

馬占山？

人老心兒雄，

守土有責呀，

他把下鄉抗的命令擱在一邊，

甘願獻出右頸來盡義務，

他在全國人民可

被下鄉抗擊過的沉悶當中，

他——

馬占山

勇敢地吼出了抗戰！

抗戰！

抗戰！

這該人的

又堅韌人的

抗戰的叫喊，

是颶風！

是閃電！

激怒了

黑龍江底——

河川，

山嶺！

平原上

河川邊

山嶺上

剛毅耿直的人民囉，

都感動地回響着：

「這才是路呵！」

抗戰，

正當的事！

抗戰，

光榮的事！

偉大的事呵！

抗戰，

我們

跟

蔣將軍一起幹！

一起幹！」

他炸毀了江橋，

把嫩江

作爲

天賦！

他下了決心加東洋國旗。

他——

馬占山

真真是

中國底第一條好漢！

我們也生在中國。

食在中國。

穿在中國。

住在中國。

手中，

也把武器緊緊捏，

身體內，

也有濃烈的血。

我們——

爲什麼不報效中國？

爲什麼不愛國

生風我們底祖國？

烏鴉烏曉得動食反哺。

羔羊兒曉得跪着吸乳。

我們人類，

人類更不該停滯：

祖國，

你是我們底生母呵！

我們一一

應該

怎樣也

不要你喲！

我們一一

懺悔了！

懺悔了！

我們一一

要償還過去的罪愆，

從今後，

我們

要一一

捍衛我們底大好河山！

於是

我們有了伙伴，

誠懇的，

勇敢的同伴！

有竹氣的馬占山。

馬主席很誇獎我們呀。

「好漢！好漢！

什麼新話馬說？

過去的章克不要再談！

何況你們會把東洋鬼子關

蒙古人，

鄂倫春，

凡爾特，

赫哲人，

好得很，

合夥兒，

一個心，

真好放祖國的大籠！」

於是

我們被改關了，

改關後，

我們却有說不出的喜歡！

當我們將要踏上艱難的行程，

我們輕柔地閉着火熱的胸膛；

東洋河，東洋！

東洋河，強盜！

我們終於有了這麼地一天。

也是你強盜橫行的日子已滿！」

第九章

我身出夢在亂江，

途行人跡滿在街道上，

打倒日本強盜的憤怒的吼號，

把高大的房廊都震得顛倒了。

那昂然熱烈的歡迎歡送，

真喜得人臉滿花臉的笑容；

那街大標語愉快而響亮，

打強盜制個心兒都離！

驚濤的風浪我們到了江橋，

我挺身身子伸了一伸腰，

深望一望波丁荷荷了踏火笑，

歌聲有如浪在江上滔滔的唱。

張和鳴激怒了狗皮獸狂吠，
他激不住人的叱咤，我們風劍了宰狗的刀
銳利的刀鋒割退了能而且畏的走狗，
哈那格爾仍是我自由的天空。

日本強盜親自又來進攻，
飛機，大砲，坦克車一齊出動，
我們血肉的長城並未傾塌，
「國仇高於一切！」
向日本強盜硬拚，
我們回獻出了
從沒有的英勇！

一股勁把強盜打退了六十里，
「中國軍人無用」，這又從那裡響起？

這時我想同戰鬥的兄弟閒談，
我就說說常去在綠林共生活的伙伴。

戰場上的火藥氣味尚未消淨，

襪頭過於光滑也耐穿不滑，

輕軟林的漁人那張之眼入，

歌聲仍的想再血氣淋漓。

扭來眼淚滴答忙去流？

反復的見身念起時情前頭。

一個五的官人臥在染上的毛細手，

我流淚，我耐不出話 / 我吻着他傷痛的一隻手。

他苦皺着臉發抖着頭，

他沒有說話又乏力地抱我腳手。

避着他的學承我哭回頭門的普濟，

下了風簾，我又頻頻地向他回首。

他炸去了右臂，傷了雙肺，

他將死了還不是是最後的一顧。

他死了將化作松樹哈爾濱，

「發給你們南滿洲！」我們就聽到了俄語。

關東軍又添兵馬。

我們並沒有一點兒懼怕；

三路的攻擊預加雨下，

一隊孤軍，升烈地犧牲了十分之八。

打一個個精疲力竭的丁紹儀，

他反讓中東路給敵人運來兵馬，

子彈用光了，更沒有誰來幫助打一打，

一陣血腥的北風朔迫我遲到克山聚下。

江橋，

儘管被匪手抓去了，

我們的領土，

總會是這我而鮮血的洗染。

歸那裏，那裏有好多不負責任的俄人醫藥，

傷了弟兄深怕沒有死在前線，

是軍機關係的掙紮呵，

他們總算再粗粗流了最後一滴血。

我們問問青崖山，
問問我拜泉，
平靜的烏龍潭河呵，
也湧起了滔滔波瀾。

呼海鎮鎮鎮的堡壘，
通霄河城們也使它
變成一條更有浮力的流水，
日本強盜呵，你要從榆林橫渡過來，
誰叫你在河裏洗澡，變成了潮死鬼！

第 十 章

十一月，
雪花帶來寒氣，
山峯，
崗巒，
都披上了
輕鬆柔軟的白衣。

平原上

好像鋪出了銀白色的地毯，

俯下身兒去摸他一下，

一滾寒涼。

刺痛了觸摸的手尖。

江河中，

不見流水打着呼喚，

那綠油油的碧水呵，

也並未泛起了波瀾；

是晶瑩的鏡嗎？

怎麼又不能照射出我們底容顏！

寬闊的江橋，

冬之河水呵，

便利了行人，

行人

把凝結了的冬之河水，

作了渡過對岸的渡船。

雪野上的步槍，

槍在打，

雙也在打動，

前進，

後轉，

後轉，

前進，

個人在下颯嗎？

他是個才踏踏了六七尺寬的雪道，

這算不了什麼，

身置滑動的發生點，

就是這樣地以飄忽雲天的冷寒，

飄面的雪風，

好像利刃刺着面，

那爬在眉毛上的水蒸氣，

像水晶般的吊在了眉毛尖尖。

長江、黃河、珠江的風，

有時也吹得的溫暖，

吹來了熱烈的同情，

呼呼地呼呼地，

那平高的風聲。

更耐長了！

我們日日的火飯！

響作響，

白雲呵飛過，

寒冷更在加勁地浸透人，

可是——

步哨兵，

看到了有人真情抗戰，

和真抗戰，

血管里有火在燃，

週身多麼溫暖，

低低地唱——

正步走，

前進，

後轉；

後轉，

前進，

身體活動翻動點點，

免得鬼子來了，

掏出槍兒就打寒戰。

第十一章

四月的燕風，
暖出了溫暖，
冰凍的河呵，
也陡的泛起了漪漣，

薰風的溫暖，
激起了滿山遍野都扯起笑臉，
樹枝含着生動的牛鞭，
新生春的花兒得參天豔，多麼繁。

活潑的小鳥，
唱着興奮之歌，
自由之歌，
小鳥快樂了，自由了，我們呢？

燕風呵，
燕風還是給甜潤，
鬆開了，鬆開了，

反攻的火！

反攻的火，

光明的火，

奴隸的黑手，

要爭回自由，

得像春潮一樣，

把希臘的殘冬趕走，

仍然掃過了豔陽天，

任人類自由消受。

反攻的火，

光明的火，

偉大的火呵，

給滿洲，

給中國，

給人類，

燒去

那可怕的壓迫，

血腥的日本強盜的手！

那可怕的罪惡，

他撲臥在牆上，
頭犯摺，
身子滾，
他不叫，更不出怨吼。

我們兩隊並肩持槍戰鬥，
密集的火網迫來，
我們也不退去，
滿臉是我們的血汗，
不揮走彈子，
我們決不罷休。

五月的玫瑰香在枝頭，
五月的大雷撒下地球，
五月的戰爭呀戰鬥，
緊急在漩渦，
在漩渦。

敵人的機關槍噴氣不休，
盤紐的火舌，
把蒙古人，

燒去吧！

燒去吧！

那日本帝國主義底侵略呵！

我們四圍寒安殺遍當海，

改寧年，

我們想的重上

齊黑路上來！

南出松林到滿溝，

我們想急在盤州呀，

好在滌花江上看一看，

鄉兒的同胞呀，

是不是仍像從前一樣自由自在地嬉遊？

堅厚的城壕，

強盜在死守，

鐵網的火網呵，

迫着我們伏在地球上，

全不敢抬頭。

我們的戰馬也會把子彈溜，

那倫容人，

那必不圖而加怒的人，

掙走！掙走！

我苦在眼裡，

我哭在臉上，

我更窮，

痛在心頭，

然而，

我的雙手呀，

雙手並未傾軋，

歪斜！

槍更瞄得準，

我不打敵人的鋼盔，

專打握槍的手，

專打

圍上工事的眼球。

第 十 二 章

驚風，還吹來了國際聯調查團，

一丘之貉，誰個有點好心眼？

三千萬人的痛苦，

只認得了國際的共管。

這一個刺激更使我們怒憤，

自由的獲得嗎？要自己有力氣才能更生。

聯隊聯盟嗎？

媽那巴子，帝國主義分贓的權圖呵！

第 四 三 章

七月的太陽飛出了火雲，

爽快的地呵，

爽快的天呵。

我們，爽快地爽快地作戰哪！

青紗帳，

帳連連，

天地的保顏色，

掩着了敵人的眼，

黃紗帳，

橫進的風

初車，

戰路，

打斷了

敵人的軍用交通線，

奇紗帳，

進兵的

多好的防禦物呵，

它你撲進了敵人陣地裏邊，

且，鬼子才得把你發現，

接着就是

大德不恩的吼，

機關槍又是密集的火網，

平榆厚的擲來呀，

好像爆發了的火山，

腐敗的武器，

不怕現代化的軍備，

血肉的長城，

我們仍然挺泰安修砌，

至依安，

至甸林，

第十四章

青紗帳，
我們自由的營房，
 勝利的戰場，
我們向着青紗帳兒笑洋洋，
日本悉都對青紗帳兒哭汪汪，
日本兵會用大砲，
 轟毀了北大營，
可沒有火
燒得了青紗帳
然而——
日本兵
 却有一副狼毒的心腸！
不管高粱紅未紅，
也不管列末到收殮的時光，
日本兵
覆下一個條令，
 一張佈告。

『割高粱』

割高粱，

高粱有割制匪軍，

趕快割去了紅高粱

不割就是通土匪，

殺了地主，

還是要割去高粱梗！

.....

栽種了活命的糧食，

也惹下了禍殃，

割呀，割呀，

莊稼漢，

割着心願痛，

細軟軟地割斷了

沒有成熟的嫩高粱，

沒有成熟的高粱子，

餵牛，

餵馬，

做羔羊，

他們也無人顧了，

一個高粱梗，

一包白水糰，

不甜，

不香！

不香，

不甜！

到不如喝口靚亮水，

嚼一叢鮮嫩草兒滋味長，

快儘的住稼莫，

淚珠兒掛在臉上，

快儘住稼莫，

心兒多疼痛，

一一像有一塊大鐵釘，

刺入了他胸膛。

一手莊稼糟咗了，

又拿睇東西作爲後來日子的口糧？

作爲後來日子的口糧？

第十五章

青紗帳，

紅高粱，

鬼子佔着莊稼真兒要擇地。

今天砍，

明天割，

倒了紅高粱，

毀了青紗帳，

我們真有掩護了，

日本鬼子又大大地逞豪強！

日本鬼子這時計劃才周到，

一築兵屯在金良邊堡，

屯軍軍的援助，

就被他給我們截斷了，

他又循鐵江，

涉訥莫爾，

渡松花江，

伊爾

林甸

的橫掃，

陸軍空軍的合攻呀，

我們

最後平原的抗日地，

也就

誰可奈何他呢？

提槍了！

敗走的行軍，

一幅殘畫的殘景呵！

都是破爛的軍服，

有些士兵還纏了一綑大褲。

破爛的舊口袋，

這破爛的雜貨呵！

裏面莫有好多乾糧，

又怎能充實饑腸？

兄弟們

英勇的鬥士呵，

也覺得臉色蒼白，

眼珠兒無光！

疲倦了的兩腳，

仍然疲倦。

不管你身子落下，

好瘋狂！

他們是絕力氣地，

視力氣地拖起腳兒向前上。

我們的眼睛為眼淚不斷？

我們的頭髮！

淚痕草。

爬上布倫山；

爬上；

纏繞腳踝；

你腳下可踏實？

驚慌的動盪；

緊咬過高的腳踝？

血痕紅；

且那為示着了疼痛？

不是嗎也在呻吟出銀鏗？

第十六章

十月，

又是冰霜的天，

我們一一

爬在山上，

行在山間！

我們一一

走在谷底，

又登上陡崖。

我們一一

穩穩的長嘆呀，

山崗也同情地向我們以長嘆！

疲乏的喘氣呀，

好似

口筒兒故意在噴出白色的烟。

走靈步，

搖擺擺下頭，

再抖抖衣衫。

飛積在衣帽上的雪花，

又那末輕輕地飄落在地面。

崎嶇不平的山路，

擺滿了水坑，

擺齊了野蕨，

又有小小的尖石聳立着，

路呵，

是那樣釘釘穩穩，
咿呵，
是那樣坑坑凹凹，
咕呵，咕呵，
是那樣地不平阿不平阿！
可跟進了我們爬行的人，
久闕到水坑，
露痛入了心！
野藤好是絆馬繩，
人踢着，跌筋骨，
馬踢着，跪前蹄。
他們吃力地吃力地撥火索，
人抖衣服，
馬搖鬃毛，
推泥帶水又向前行。
路是艱險的路，
艱險的路，
駭不退他們，
路，
你百崎嶇些，百崎嶇，
他們還是向前進！

趕噠，趕噠，

人蹄，

馬蹄，

打着冰雪，

人蹄，

馬蹄，

冰雪，

趕噠，

趕噠，

一直要到，

人的腳，

馬的蹄，

停止了前進。

山上有山，

雲疊的山，

嶺上有嶺，

雲疊的嶺。

白腰呀，

銀霧，

山崗呀，

白雲呀！

山坡上，

待雪的樹，

密集的林，

樺林，

柞林，

槐林，

枯葉燒盡了，

是一塊地瘦骨稜稜，

這才初冬呵，

你也有了那樣的可憐！

密集的樹，

密集的雲，

蒼鬱的蒼松呀，

颯颯的烏雲呀！

松呵，

雄勁的大樹呵，

我曉得你在殘冬，

也是這樣的蒼涼，

蒼涼得喜煞人！

不同的景色，
餐開路程，
同一的心情，
又催促人們前進。

多厚的山呀，
多長的路呵，
累得人汗珠同雪片一齊滾下，
人的喘聲呀，喘聲！
又和着馬的長鳴，

一天的爬行，
拖疲了腿身；
疲倦呵，又給我們穿過了黃昏！
黃昏，黃昏，
黃昏招來了黑暗的夜晚，
於是——
我們就餒餒鬆鬆兒打盹。
濕濕起了乾松枝，
火光紅明燭，

奔獸付：

豹兒，豺狼，……

牠遠遠地驚叫，

總不敢走近我們。

看青燄行將狂遊，

又投擲

那美麗光澤像珊瑚的松脂，

於是

又助長了紅豐盛的火勢。

山林，

冰雪，

寒風，

野火，

映照著

這一行戰鬥的勇士。

這一行戰鬥的戰鬥的勇士……

露宿在古老的山林，

都成了原始時代的人，

夜深了，

風的嗚咽更高，

雲飄落，

落得更密了；

雖縈，

濃厚的松針能把雪花架頂，

而夜半呵，

總是分外地寒冷。

露宿人，

就把你的背靠着我，

我倚背靠着你；

背靠背，

習簾習呵，

也許要生醒到天亮。

三更天，

冷風，

停止了號啕，

雲也未落了，

寒月多亮多明，

懸出得多麼高！

偷下幾縷的月光，

爬在了當官人的臉上。

她看清楚了呀。

當官人到底不是流亡，

因為繼續戰鬥的氣派，

還正在他們臉上閃耀。

戰鬥的氣派，

在臉上閃耀，

這一行爲民族而戰鬥的英雄，

仍然是——

——

——

偷下銀燭的月光，

斜照在戰士們的身上，

那似鐵的結實，

那似鐵的強壯，

就不怕，

高的山。

深的水。

寒冷的風雪，

寒冷的冰霜，

狐狸的饑寒哀鳴，

為墮了騎士反攻的好夢，

「怎麼？」

「腳有點痛？」

「還不是爬山路的酸痛，

午夜的清風，

已把腳兒拾凍。」

站起來伸伸腰，

打打腿，

緩地跑步，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

「酸酸的那樣做，

多有勁啦，

不冷，

也不痛。」

心裏頭，

還覺得多麼！多麼地輕鬆。

「嗚嗚在樹梢，

鷓鴣被騷擾騷得叫。

鷓鴣呵，

牠驚過了天曉的號砲，

人們都被喚醒了。

魚肚色的曙光，

剛放在東方，

森林中，

還是昏昏的茫茫。

醒醒的人伸着懶腰，

打着呵欠，

翻雲水，

從松針上飛了下來。

第 十 七 章

總了閃電戰的圍攻收場。

糧食那裏能及帶？

餓腸的吼鳴呵，

我們真沒有法子安排。

冬天的山那有鮮嫩的小草，

雨裏豈更來在半處出來，
又教我們用什麼作爲馬料？

馬毛被馬皮顫抖而波，
你饑餓的嘶叫，
而我們又些奈飢餓何？

暗淡的旭日羞羞上天，
凋殘的柳枝尖灑下了幾顆雨點；
像鋒利的刺刀斬斷荆棘，
那邊的荒兒越有些兒平坦。
穿盡樺林，
又走完了一西山，
一片斜邪的坡，
看不出邊沿，
邊沿是在山那邊？
那山邊也許有更長的綿延。

走近斜坡的第一人放出歡聲，
「哈哈，小米，小米米，
燜熟的稷稻，

怎麼這時還沒有收了呢？」

稷稻上也撒有幾片白雪，

隨着去好像棉花，

但棉花不會有這樣多的黑黃顏色，

一陣欣笑

一陣歡喜的呼嘯，冬天也像春天般的暖了。

我們又像同敵人攻打：

忙忙地割田稷飽着，

忙忙地爲春春爲自由做糧。

有人說：

『天不亡中國，

絕處總逢生，

日本強盜

硬是坐不了

我們的天下！』

第十八章

尋山尋

走在山壩，
宿在樹下；
一月了，
怎麼還未走盡山下？

山上的柴棧管多，
到底是那條路能出齊縣城？
一樣的草，
一樣的樹，
一樣的泥土路石頭路，
一樣的，一樣的啊
因乏着腳步。

我從前雖也走進這塊地方，
可那是六月，
野草多密長；
這是冬天，
多人的氣迷着我
① 縣不用那條路的前面是大道康莊。

有人說我們都着了山神，
一隻神手蒙住了我們幾千隻眼睛；
跪在的人都跪在泥地上，
心誠心地作揖請願祈禱上蒼。

我學不相信鬼神去學信神。
跪在地上祈禱真是可笑的荒唐。
一個跪着的同志忽然發狂，
自己脫淨了過身的衣裳。

他一氣跑出了樹林，
跑下了山崗；
他又一氣跑上了山崗，
跑回在原來那地方。

現在他不跪下了，
他吐出嘶啞的聲響，
假裝着總對未來的神靈。
「我是山神，
指引你們的路徑，
山裡黑邊有座草房，
草房裏頂的老人正等你們去造訪，

正等你們去。好送你們走下山崗。

他又倒地昏迷不醒，

我即給他蓋上衣襟。

等瘋狂的人兒清醒，

我們又走着坎坷的路程。

一條窄路，陡崖邊過，

崖下是激海，

樹枝有多大，我不敢猜，

因為我不敢看，危崖。

我緊帶馬韁，

隨穩隨，

手眼釘懸峻的山路，

也希望着神給我保護！

一匹病馬腳蹄一滑，

慘叫了一聲就滾去下崖，

不知他落在樹上，

或是樹下的深潭，
都是一棵悸動的心，
誰也不管誰怎樣被命運安詳。

走過山壑却有一個人家，
茅草的屋頂，
高粱穗子在後邊，
黃豆梗緊靠在那土築成的牆腳下。

五十歲的老人和龍可親，
把褲腳踢着木日的木柵，
「幾個日本兵細腿，
正是來探聽你們的隱秘。」

「前面多險井，
自己要小心……」
他的溫和的語言，
真是父兄父子般的慈音。
「向東走，向東走，
不逢青山不回頭，
逢了高山向西行。」

【路上聽到的音樂】

這時我一聞走，一聞思歡
扮戲曲的人定是多次在這兒表演；
有騙我們抖擻精神在陡峻懸崖，
忍痛地登以爲他放炮戲着山神來。
在松林中驚着了鴉鵲驚音，
在松林中驚着了炸藥轟鳴，
日本強盜的放肆轟炸。
中國人又遭了慘痛的屠殺。

我們才覓到雲海一垣平洋，
西山鏡已吞下燦爛的日光，
我風掃過天鏡的松濤，
我們架起鍋甕將造飯。

天空是一塊圓的鏡映，
眼下一
一雲煙，
大地遠被籠罩得漆黑幽闇。

子夜又遇狐狸哀鳴，
子夜却撥開了黑暗之夜雲，
它拂出了暖眼的閃爍的小星，
小星又送我們逃出松林。

槍在手上，
彈筒槍膛，
日本強盜呵，
今夜晚又有誰要搶奪。

長官傳下緊急命令，
不要亂放子彈嚇人，
我們是偷過封鎖線，
何必將膽火嚇驚，

第 十 九 章

午夜的睡神掩着強盜的眼，
放哨的鬼子到像是些死豬；
於是，平安引我們過了平原，
越了公路。

顯然是不要人的刻苦忍耐，
像一陣輕快的風。
我們又走進了險峻的山谷。

深山中文有一個窮苦的人家，
我們輕輕地拍開了他的門插。
想替窮了的兄弟討杯熱茶。

豆油盞盞閃着昏暗的火光，
蠟燭結盡煮那沸騰的茶湯，
一杯白水啣，勝過了一盤饕餮。

給他茶食他却不要，
「你們併得性命，
難道我們還捨不得

柴一捆，

水一瓢。

柴是山中檢，

水邊山中舀，

嗚呼，

兄弟們，

這他當是怎一個小夥！」

酒房的人拍胸而笑，

我知這健康的小伙子，

一定在外面去看了好多借道。

他又說起正午的炸彈和大炮，

不知是那兒來的鐵砲軍，

他們要衝過澗面那山嶺，

天知道，

且讓上學就安好了敵人的大炮。

六德帶準符公路。

只要砲一響，

你右跑也難隨然而逃。

敵機早在天空偵察到，

一上公路，

大炮同機關槍就張出了死網，

天上拋下來了炸彈。

破片四散，

黑天的死神就劃出了死亡。

一隊倒下的軍兵曾從這兒走過，

他眼裡，趕上我的門來耐火。

蒼白的臉色映出了民族的仇恨。

他並不哀痛，

他說話還是那樣地起勁，

「不打滅日本強盜，

討不給死了的兩個哥哥！

不打滅日本強盜，

你

我，

隨便什麼人，

都不要想活！

曉得嗎？

日本人，

是世界上，

第一個，

要獎給

中國人底大妖魔鬼怪！」

我們被俘虜過了，

敵人掙捉猛虎的陷阱，

我們仍然藉着——

小屋的弱光夜行。

山中沒有雜響。
拉出天明，
雀鳥的嘈雜
也吵退了黑暗的神。

清晨帶來了飛機，
飛機翱翔在頭頂；
我們走在迷霧了的柳林，
柳林中我們呆呆地站着，不敢前進。

變不祥的鴛鴦過了身，
又才驅着驢馬慢慢而行。

第二十章

今天的山路
格外疲乏着人，
因為怕馬害病，
我們淨都牽馬步行。

看不到灤江了，

悠悠的綠波，

喜煞人，

卻又愁煞人。

渡過大江上大嶺，

大嶺之下，

還有中國的生力軍。

可是，惱人的嫩江，

愁人的嫩江，

你悠悠地漾着綠波，

教我們怎能渡過了這一條河？

二千三百人，

無聲打彩滑下山坡，

懶看夕陽的霞光映紅了額多河。

嫩江——

却有些作惡，

它還泛起閃一閃的金波。

★

★

★

夕陽在嫩江河唱着情歌，

河水唱了一個又一個。

邊那樣慢慢地飄，
是那縹緲曼地泛起香波，
夕陽着了魔，
她從天邊撲下來，
她硬撲入了江河；
真好像撲在了
情人的胸窩。

黃昏來了，
黃昏是個枯寂寒峭的怪傢伙。
夕陽姑娘不理他時，
他偏不顧她好好地過生活。
他恨：
「誰照得這世界死絕呢！」
他慫慫地迎來了夜魔。

戰士們不怕驟然變奏的黑暗，
他們想創造光明打退夜魔，
月神似乎憐恤人類的誠懇，
它掀開了黑暗，
散佈着光明。

月亮的光明不能成爲一區橋，]

這條無船的大江，

又怎能飛渡得了？

無奈向的希望

浮上了迷信人的頭腦，

他們想：

「求河神施點恩吧，

祈禱，祈禱，

我們只有誠心誠意地祈禱！」

二千三百人，

齊來河邊，

二千三百人

齊跑沙灘，

我不信神我也誠心，

誠懇地懇求河神，

「中留下命，

你快回涼，

今天已是——

河水呵，你也應該結凝。」

從一更陪到三更，

寒風冷透了我的背心？

我檢裸鋼石頭投擲江心，

不是「洞」的「洞」的響聲。

倒是沉澀的擊冰忽鳴。

我站起身來把脚伸了一伸，

接着就勾着腰擗手拍去褲上的沙塵，

拍去了褲上的沙塵，

大走幾步接近江身，

再用鞋底試探着河水的顛瀾，

我不禁就發出了響聲：

「果然結了冰，結了冰！」

因為我底槍底觸到了擊冰。

我驚悸得發狂，

回土集拉馬先行。

鐵馬掌能聽擊冰，

我跳上馬背緊緊跟蹤而行。

我伏在鞍上拖着馬頭，

我怕馬足虛溜溜冰。

登上西岸才安定了跳盪的心，

我回頭返顧縱行的人們。

一聲人的驚叫，

一聲馬的哀鳴，

薄冰漏了洞，

人馬沉下水去了，

江水飛騰，

駭得勇兄弟也不敢拍馬「得得」，地急行。

過了江，

又上山，

千重山，

萬重山，

步履仍舊是緊帶着顛簸。

無有吃的就把病馬殺來覓食，

好馬還得踟躇地疲乏的腳聲。

下了大嶺，

走上平原，

兄弟們的臉上不藥都起瘡了喜臉，

因爲屯壘的生力軍，
離友軍只有幾十里的路程，
我們將合力呵，
再去攻打日本兵。

從上天的跋涉沒有看見馮將軍，
今天他改變了形，
鬍子多長，
歡音高聲，
可他那眼光，
還是那樣地炯炯射人。

他撫慰滿疲乏了的和病了的兄弟，
他檢點着罷斃的兵士，
幾千里的山嶺長征，
斃死了十五個，
灑下幾河水裏頭，
又自由的解放了幾人。
駱馬瘦去了十分之二，
五分之一又是牛馬；
爲了祖國的自由呵。

他額頭上的皺紋更加深摺。

地面上我們在前行，
天空上又有飛機吼吼地響着，
仰首看天上，
並未見機影。

到達目的地還沒有改好大營，
鬼子的飛機就跟着來臨，
炸彈是夏天暴雨時落地的大雷，
我底腦袋兒都被它震得……

轟炸，

地動。

槍叫呀，

哀鳴！

流血呀，

犧牲！

厄爾特人，厄爾特人，

我當年的老夥伴，

也隨着許多同志化作了灰塵。

我眼不睜淚，

心不疼，

腦海裏呀，

只有

復仇！反攻！

反攻！復仇！

我就是到了死的前一分鐘，

也要殺滅倭賊不留種。

第二十一章

蘇炳文和馬將軍同佈陣線，

中線，

左翼，

右翼，

忠守肅陣地帶。

關帝廟前關將軍靜無聲，

四萬安撫士擺好了十七吋口徑的大炮，

他們總想同墨盜死拚，

誰不想從前打硬仗吃虧多少。

五十餘架飛機空中下蛋。

雷射的大白砲向我陣地轟了，

於是我們的工事壞了，

炮也毀了！

敵人底——

密集的密集的火網擲來，

教我們怎麼又不潰退了！

敵人一直追我們到舒都，

舒都被鬼子佔領了，

鬼子才停住了腳步。

我們退走到了呼倫，

而敵人底鐵鳥又在呼倫上空飛繞，

我們只有向滿洲里逃跑。

滿洲里有蘇聯的僑胞，

你請來，

開大炮，

總會有些兒顧慮了。

我們建得快，

鬼子追得急，

飛機撒下炸彈，

僅限幾萬餘民十天之內撤走完。

聽呀，

工人的號聲，

一塊和平的天，

民主的鮮果，

人類的樂園；

它避免赤白的衝突，

它防止兩國的國攻有戰，

它叫的馬們通通退出北滿。

聽那前人民來了，

濼濟里炮聲火沖天，

市鎮被毀壞得不留一點！

轟隆隆隆隆呵，

轟隆隆隆隆呵，

轟隆隆隆隆呵，

轟隆隆隆隆呵，

我們却碰到了禁止扶轡。

然而，繼續緩行，

我們在着心頭的痛，

含痛流淚的淚，

我們，我們，

無可奈何地退入了蘇聯。

然而，當我們離開祖國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是走一步又回轉了頭，

龍鍾的山崗，

河流，

平原，

土丘，

樺木，

草卉，

就是沙塵和天空，

也使我们留戀，

我們那會捨得走！

可是，我們又不得不走！

我們默默地唸着告別詞，

安慰着祖國不要憂愁，

今天是暫別，

還有消見的時候！

當我們再見的時候，

也就是光榮了你！

你也就享到自由！

龍關啊，

你不要震怒！

你不要震怒！

我們還要戰鬥！

我們還要戰鬥！

第二十二章

在蘇聯，

看到了民主政治的光輝燦爛，

看到了勞力者的生活美滿。

在蘇聯，

同想到了祖國，

祖國的社會呵！

多黑暗，

多腐爛。

人民的困苦，

生活多艱難！

※人的厭倦，

抽大煙，

玩骰子，

開電影明星，

並不關什麼公理，

他讀的書本當中，

只有「野蠻」！

他作事，

也只有野蠻！

政治的腐敗，

官吏的貪詐，

保甲的不法，

士劣的橫行，

祖國呵，

你怎又不陷入危險！

你怎又不陷入危險！

「救祖國，

殺鬼子，」

這腦海不平的波瀾，

又顯我偷偷地問世道？

我整理舊業，

靜靜地看行機變，

網魚打網，

誰計兒又是那樣平淡。

我怕鬼子認出我本來面孔，

我改名換姓，

我不姓盧姓熊，

爲了我不到去，

滾滾的口邊，

讓它會認生吧。

在平凡的生活裡看江湖，

江湖沒有半點兒美，

壓根兒的醜，壓根兒的醜，

醜得真是嫌着！

殘暴的魔鬼把江湖化爲惡魔地獄，

每一個日本人啊，

都在剝中國人底皮！

第二十三章

東北的委路線，

敵人天天在添建，

誠懇的同胞們，

挑石頭，

運泥土，

開路基，

鬼子有火辣的手段，

逼着他們來流血汗。

有與喝，

沒工錢，

疲乏了也不準休息，

日本工頭還罵紅起眼晴罵：

「把克爾魯！ (嗷！) 」

不聽野蠻嗎？」

疲乏的同胞，

臂，膀，大腿，

肉的血肉

承受着殘暴的皮鞭。

病，

不准請假，

不准吃藥，

死了也不准埋，

鬼子說：

掩埋就攔了修路的工作，

到不如躺在耕地上，

讓屍水把農田肥沃。

修路工人也低低嘆息，

亡國奴誰又不受折磨？

被折磨到死，

死時候呵災難也不得脫，

拋屍露骨，

順民的罪惡，

不把抗精來的罪惡呵！

第二十四章

日本強盜的舊義匪作惡，

日本浪人，

漢滿流氓，

每與瀾激的白鐵，
領津貼，
領槍彈，
他們就湊集成了千百馬賊，
不管白晝和黑夜，
焚屋，
屠村，
大清膽兒搶掠。
我們中國人民被殺淨了，
日本人就來建築起新村。

猶太人，
美國人，
法蘭西人，
憲兵司令部的劍衣偵探來綁票；
德齊人，
不願取，
撕了票，
要你屍骨也找不到。
小卡爾市的失蹤，（註七）
熾熾了全世界的匪風，

堂堂日本憲兵是強盜，

竟令當好一個堅固的匪巢。

抗議又有什麼用？

洋盜向着被美人震出冷笑。

第二十五章

浪人看起了你底屋腳，

屋宇，

良田，

美地，

他假造起你的寶的，

叫你從你自己底屋腳，

屋宇，

良田，

美地，

假出去！

不服嗎？

他叫你上那政府告狀去！

那政府的辦事官斷毀了你的眼，

他說：

「假的假，假的假，

結念愚民不知，

鏡輝處爾，

差娃子，來！

給我亂棒打出去！

於是，忍氣吞聲，

看看祖宗，

辛苦開闢的田地，

辛苦建成的房廊，

屋宇

就被浪人輕輕巧巧偷拿了！

第二十六章

龍江省城有錢麵粉廠，

幾十萬資本，

幾百個工人，

日本軍管眼兒紅，

私瀆總軍的罪名給你加上，

逮捕，

拷打，

囚牢，

一次二次，

再次的逼供；

招也死，

不招也死，

無辜的，

無辜的良善子民呵，

也要被誅戮。

「奸」的財產該「公」！

於是，日本軍官走來接收了工廠，

潔淨的面孔也就格外亮洋洋。

日本浪人，

朝鮮流氓。

這些小魔鬼就來把工頭當，

他教工人疲倦了，

賊拿藥品說是藥，

白麵，

紅丸，

高根，

海洛英，

提起了你的個腦，

却誤害了你的天賜！

你想不到染，

他新着「事情」，
打你個溫溫鱗傷。
然而，你吸上了那些烈性毒品，
包你三年丟性命；
那時小魔鬼也腰纏千萬金，
笑哈哈他回到了東京。

第二十七章

你家若有好姑娘，
切莫讀書上學堂，
把地帶着亂亂時候的金寶貝，
挖個深坑地下藏，
這不是什麼鬼王道樂土，
東管豺狼遊蕩的危險地方，
豺狼要喫你，
你健手的人兒只有等他把口張。
他緊藏匿你姑娘，
你趕快發酒漿，
你趕快投好一劑量，
再搗好一舖床，
要不依說準備死。

給你一個——
逼上匪的軍官兒，
捉去了爺。
又要來強姦！
一家人死淨了。
姑娘苦惱沒有自盡呀，
倒在哭泣淚在流——
哀傷她爸爸，
日本軍官來擄搶，
高大洋樓建新房。
你若硬着脖子不服從，
手槍，刺刀，
會破碎了你底胸膛。
糟踏了你，還要拋棄你，
又搶來了新人，
就把你賣去作妓女。
可憐我們多麼好姑娘！
還死？污辱！
都毀在了那張五八張的不紙錢！
日本強盜對待中國人從是一樣，
不管你是老百姓和漢奸！

張景惠可抄賣好天字第一號，
親侄女也得給東洋小佐屋做勞，
張景惠恬不知恥咧，
還以爲多麼榮耀！
然而，跌落了偽國務院總理，
全歸他的日本姑老爺揀了一擦腰。

第二十八章

不幸災殃落在我頭上，

一個紫紹皮

幾乎使我性命喪。

我押着紹皮沿街賣，

日本強盜正打馬進街，

盜頭看着紫紹皮亂跳，

亂叫我押紹皮邊上前；

盜頭被那紹皮上馬走。

大搖大擺地全不問回頭，

我飛步追他要貨錢，

他跳下馬來咬嚼牙，

恨命地就給我胸口毆一拳，

又很命地抽我幾兩鞭。

我痛昏了，

我倒臥在地面，

（ 地面上的白雲作了我的鞭撻，

使我受傷後又感覺着涼寒，）

得待，得——

又是馬兒的馳走，

馬兒的馳走，

幾乎踢破了我底頭。

踏殘了我的腰和手。

快手地把我拖在籬笆上，

全靠我的厄爾——朋友，

他又慈祥地壓着我底傷口。

一個貂皮招來的疼痛，

響出了七天的呻吟，

可是——

我到深深地記着了，

鬼子的碩大的拳頭

沉重的馬鞭。

新恨惹出了舊恨，

饑餓呵，新怨！
這些冤孽賬兒，
要什麼時候才能算完？

我們底領土，

你強佔，

你踐踏！

我們底人民，

你蹂躪，

你毒打，

我們也是人類啊，

你待我們簡直不如牛馬！

唉，就是我們東三省的空氣呵，

都全被你污濁，

污濁得——

一點也不新鮮！

我仰望望灰色的天，

天爺的臉多麼黯淡，

晶盤的雨珠簌簌地撒下地面，

天爺哭咧！

大好山河破碎了，

良善子民被虐殺！

天籟也長掛起了淚眼。
可是，我不哭啊，
我忍着呻喚，
我希望傷口好得快點，
拋棄了平淡的流潑生活，
要再去同鬼子苦戰！
我是徹底清楚了，
平淡的生活接近死亡，
英勇的戰鬥精神，
果敢的戰鬥精神，
生命的光輝呵，
纔能亮得那麼地燦爛！

第 二 十 九 章

從前在永吉暴動，
失敗的殘餘士兵，
他們聚集在黑得山的山頂，
藉山高林深作為隱蔽，
準備着還要戰爭，
戰爭，戰爭，
用正義的

解放軍幫助開墾。

取復失去了的土地才得甘○！

我想這一夥人真是可取，

不像有些軍人沒有骨氣，

出賣了自己，

認賊人作爸爸，

都向日本人跪了下去；

而這些

可愛的

可敬的

英勇的

不屈的

的

小兵

還是不顧一切的！

高高舉起了旗幟。

穿過過了松花江，

走上黑背山，

我會到了他們的首領李化棠，

我向他說了我的過去，

我告訴了他今天我的來意。

我將贊爲

祖國

拚命去！

拚命去！

李化棠閉上了厚重的嘴唇，
他透出的聲音是那樣清明，
他說很早就聽我的大名，
他說他話絕不當面奉承人，
因爲他是行伍出身，
一昧的只曉得坦白赤誠。

他又說：

馬將軍部下回到這裡的很不少。
但莫有人能把全軍的困難解決了。
雖是大家賭咒要將日本人趕出，
可還裏人不聚，

勢不大，

五百多同志，

給呢，僅僅四百餘條。

今天，盧同志你來得正好，

你的力量我們都曉，

有膽子大，

見題又避又高，
你的腳會走路，
差不多像火車，
每天跑上幾百里也不累。
你多靈巧，
你轉變大，
你同人講話，
總是隨口便答，
所過着了危險，
你毫不費力氣地，
就化除了它。
我們這裏正缺你這樣的人才，
我們歡迎你共同苦幹，
全軍的命運，
交給你去安排！
你計劃，
你設法，
我們遵照你說的一一
努力去做到了它！
爲了，爲了光復
東三省呵，

我們沒有一個人有希望，
和克復不了的國難！」
我想起在馬車裏是一個小小，靜音。
今天他如教我這空前計劃。
「對的，
我絕不後悔這項祖兒計，
我准早在三，
我誠我願受刑作俘。」
他又說馬丁國國不與聯國相通，
我們都相信你很英勇，有決斷；
於是，我只得承認着納得真靈。

我們名義是救國軍，
可誰沒法子給我們一絲餉款，
敵人把我們圍得中央談的隔斷，
有了苦處，
也難得法子
告訴上官，
然而，天天兵隊要糧喫，
救國可不能餓着肝皮幹。
這又是深冬了，

我們都要加添結棉衣衫；

（總不能讓軍士幾件單衣過冬天，）

打N本得有子彈，

一條槍僅有十秒了，

這小小敵目的就是保槍也困難，

還說什麼跑上戰場打火線。

唉！

辦糧食，

做棉衫，

買子彈，

我們沒有救濟的救國軍，]

又在那裏去找款？

我，我——

愁在眉頭，]

想在心頭。]

我——

一夜沒有合眼，]

總算想起了款款的來由。]

鷓鴣高唱地——

稱讚我主意好，

曙光閃閃地——

向我投來了會心的微笑。

最早——

我們拿棉花把三蹄包好，

拉出了隊伍，

踏碎着冰花，

都向山下跑。

李化繁那個寬闊的大臉，

眼睛裏射出銳利的光線，

他給他不去中東路上，

我就讓他沿澧溪肯河，

去圍剿依蘭的村莊；

問神來在動靜四鄉，

也要一樣，一樣，

一樣地

把

愜意懶惰的富家那

給日本人當走狗的村長，

和

給日本人作眼線的流氓，

做一個好榜樣。

(2)

我帶領二百多兄弟向着中東路前進，

前進，前進，

只有沿着山脚潛行！

潛行，潛行，

全是行潛生樹林。

林中霧氣總不散，

露水珠灑滿了我們

皮帽，

衣衫；

惡寒風劈面刺來，

嘴裏冷得發了，

紅的臉

並不能小孩般紅潤色的頭髮好看。

(3)

薄雲驅走了一線燦燦的晚霧。

磨房的磨子還沒有把粉麥工作放下

這時候

李化業已入了一個村莊村家。

沒有人開生爐如講客氣，開講。

個講。

擱住，

這是他應受的罪！

應受的罪！

罪債，

倒能，

我們應該抄換好的家，

這不難說一點見不合法。

十幾勞神還是一樣辦，

平時魚肉鄉閩。

作惡多端，

今天，

我們却要

返過了

被剝削者喜歡。

自私自利的個客大富嚇破了膽；

手裡決出了極底不潔財帛，

心頭裡真不曉得多麼辛酸。

然而，我們打他一個好翻費；

「放倒你賠了你一筆大款，

並謝你，

謝謝你的情面報銷！」

奸，土匪，劣紳，
收盡他們昧天良得來的錢，
把他們和流氓一起宰了，
也算絕滅了陷害老實人的禍患。
牆壁上——
還給他大寫特寫罪狀，
該死的過惡是有十條十款，
就是一刀劈死，
還抵不了作惡太多的罪愆。
善良的老百姓，
貧苦的本樸人，
我們很尊敬他們，
對他們簡直是絲毫不敢侵犯。
宣傳組又響起了醒人的呼喊，
要趕走日本鬼子，
先就要肅清當日本人作事的漢奸！
要不然，
我們東北人
誰沒有喫！
誰沒有穿！
而且——

每一個男人

女人

小孩

都要

被

日本人殺死完！

不信嗎？

再等幾天你們又看……

又看吧！

……

冰棧的好同胞

只是無端陪葬，

唉，唉，

荷安的奴性，荷安的奴性呵，

教他們放不出興奮的半個。

幾個村莊的殺漢好。

除土劣，

李化棠是滿載而歸了，

而每一個同志也多興高采烈！

這豈不是極端治安即槍劫，

英勇的俠義舉動，

在把壓死病的毒菌消滅。

村莊的老百姓暗地裡真是歡喜，

都幸着作惡的一輩已經死去，

以後的日子不會黑暗定多明晰，

生活總是要比從前過得好一些。

(4)

昏昏月的深宵，

寒風擺盪我下跑，

還着我們踏上了中東路的軌道，

我望着那長長的鐵道，

鐵路却逗[我發出冷笑，]

日本人，

你卑鄙地，

用威脅，

破壞，

搶來的交通路線，]

今宵一一

我可要替愛好和平的蘇聯報復了，

我可要給受[的祖國報復了。]

興然使我們忘記了寒冷，
工作更火熱了我們的赤心，
我們拿着有齒的又寬又厚的鋼錐，
夾緊了鐵軌上螺旋釘的帽蓋，
一扭——扭一個轉，
螺旋釘就跳出了鐵軌的空眼，
於是，這根鐵軌和一根鐵軌就失了接觸；
我們把扭用的螺旋釘
拋得多長多遠。
又扭，
又拋；
又扭，
又拋；
第二顆比第一顆扭得快，
第二顆比第一顆拋得遠。
二十分鐘，僅僅一個短時間，
我們也破壞了幾里路遠。
於是，我們散伏在壞鐵軌的兩頭上督坎下，
看你日本人祈求天照大御神怎樣作法，
怎樣地火車臨空飛過——
而不遭受毀滅的災禍。（註八）

軌軌軌……

「列車行近了！」

列車剛爬在弄壞了的鐵軌上，

就聽着敲叩，嗚嗚的響聲，

我們聽着是歡喜的響聲，

而日本聽着是死亡的徵象；

鐵軌偏斜了，

又一陣巨大的笨重響聲，

長長的列車倒翻在雪地上，

簡直像一條被剖解了的死蛇。

一陣緊密的槍聲，

護車的鬼子就被解脫武裝，

軍官們舉過來宰了，

叫士兵們各轉回家鄉，

偷走第二步又碰到在車上，

或是在傍的地方，

不管平原，山崗，

不管城池，民房，

只要第三次看到了他們，

仍然腳踏在中國底土壤上，

決不憐惜他，
只有宰了，宰了，
一個也不釋放。

我們搬運着勝利品
(好多的勝利品呵！)

紙煙，
啤酒，
巧克力，
沙丁魚，

誰也沒有心要，
我們都扔下了，
因為我們都不願把
有限的力氣空費了。

棉布，
皮裝，
呢大衣，
自來得，
還有
各種各樣的子彈，
我們都很快的遞上了肩：

我們不走山腳了，
一直爬上大山。
看你狡捷的鬼子，
明朝尋着雲上的足跡來追趕，
追趕在山脚，
在山間？
山脚千里灘，
你那會找得到我又上了那四山？
山高鳥難飛，
你要上山，
我得趕你下山了！
不怕你有好多大砲彈，
千發萬發的開花彈，
總打不崩這龐大的頑強的山。
山上夜風緊緊濛濛寒，
我們都把鬼子的呢絨大衣加穿。
我們把勝利品運回到了老山上，
兄弟們都喜悅得發狂，
歡呼，
歡唱，

歡笑，

歡笑，

大家又以霧靄雲都溶解了，

只眯着眼睛看那

大清早晨熾笑着的柔媚的冬陽，

第 三 十 章

在長街會搜放過我的那尼爾時人，

（他的名字叫郭再興）

本樸忠直是他的特性，

他託又來入營的一位馬軍

帶上了一份誠懇的書信，

他說他也要來幹救國的事情，

因為日本人惱透了他底心！

日本人逼得漁獵的人太兇狠，

下水捕魚蝦，

上山打禽獸，

這隨生活實在活不了人。

——件蹟異品——

不管是虎，

是豹，

是貂，

要抽賣價五分之一的煙稅，

他把我們的離剝削得太兇狠！

就是五個班鳩也要捉一隻，

鴉子獸，冬天要喝酒，

還是頂好的下酒飲食。

魚稅更見加重，

求下網，先得把稅讓牠收，

唉唉，真使我漁獵人叫苦不休。

我派了一羣偵探下山，

我叫他還是幹漁獵生活不變，

可是地點要換一換。

來

淞花江

牡丹江

照舊地生活，

仍然是多麼地馴善，

而暗地裏——

給我們當一個坐地值探。

我又告訴他——

救國就是苦幹。

並不是榮光，

榮華！

救國先得受痛苦，

把敵人趕走了錢，

我們才能有

好的獎，

好的穿！

才能自由自在地

工作，

開錢；

那再賣頂忠實於我們。

關不了幾天又有來錢。

他聽日本人正在計劃開河，

更想把黑管山的全歸他淘。

我們歡迎自盡即來送死。

在碼頭上誰也不怕鬼子。

消息突然有了轉機，

他要先去改造俄國。

樺安瀾的靈宮饑寒，

日本人要加工開採。

土龍山

滿花江底頂肥美的地帶，

紅高粱，

黃大豆，

年年都是那穰地茂盛。

多麼好運入愛！

可祖先出了多少血汗，

才把洪荒的儘業造盡，

而日本人偏要移居民來。

日本警讓惡狼竄走下鄉村裏。

叫老百姓繳「房照」，「地契」，

說是日本人出租承買，

叫房東和地主

到讓軍備去買地價，房錢，
唉，誰曉得日本人心兒有多歹，
因為領事館慣會拿半畝將中國人安葬。

士龍山的老百姓誰兒有些奇怪，
他說拿得到款也不願把土地賣，
祖宗開闢的土地自己更惜愛，
高粱，大豆，小麥，
還要親手去種去栽。
祠堂的墳壙橫一排又順一排，
過年過節還要親身去拈香禮拜。
自己都是生在這兒長在這兒，
讓別人有銀錢，土地也不得售賣，
我的土地喲，
任隨我自己怎樣去安排。
聽說鬼子定要來往士龍山，
個塚大佐將帶兵親來欣賞。
老百姓不願讓硬要同鬼子分一勝數，
總求教團軍去幫助他們除掉了這個禍害。

今天農民伸長頸子向我們吶喊，

我們底回聲響大得像一座正崩的山。

他們有了這一聲呼援的吶喊，

我們全體人馬都錫鞭下山。

爲了闖家，爲了土地，

軍民們要緊緊裹在一起。

三千戶人的土龍山，

分藏了我們六百個好漢，

土龍山仍然是靜悄悄的

好像無風的湖面，

並沒有泛起一絲兒漪漣。

柳枝頭的水滴點點，

無聲地融入了地面。

房屋頂，賣氣力地噓着炊烟，

沒人睬它，一聲不響地又自飛散。

還是灰白色的天，

一絲兒藍雲也未出現。

老是不動的地面，
也還靜默了無歌唱的河川。

沉靜的山崗呵，
沉靜的天地，河川呵！

沉靜的土龍山呵，
沉靜的千萬個炸彈呵！

村長謝文東總是笑窪臉，
可他的笑窪中藏有鋒銳的刀片。

飯塚大佐成風塵滾滾進村來，
三百兵士也有了不起的氣概。

謝文東恭而且敬的迎接大佐飯塚，
他儘管畏縮，但他仍然笑臉融。

飯塚以爲他是一個到地的好走狗，好漢奸，

盪裏吹「地照」，決不會殺別處那幾種你類。

他也寬心地笑，高興地談。

然而，他時時劍兒眼在把四方看。

「謝村長，你還是能幹，

這處辦得井井有條，

還不見一點兒紊亂。

日滿親善怎樣請呢？

就是我們大日本皇軍下鄉了，

百姓們還是平澆得像平時一樣。

不像從前張學良的兵下鄉，

老百姓嚇得多驚惶。

我們皇軍有紀錄例，

不擄夫

不擄，

不搶，

你們就是箠食盤餐，

皇軍也不嘗一嘗。

我們不擾民，

有謀，

有謀。

日滿的親善自然很久長。」

「是的。」

「皇軍真是好軍人，」

「真有好榜樣，」

「大膽的風度，」

「到底才有這些好榜樣。」

「哈哈，謝村長，」

「皇軍很有禮讓，」

「你們滿洲國也多禮讓。」

「比如——」

「送土地給我們，」

「移民慰勞，」

「送大山給我們，」

「取汽油，」

「開煤礦，」

「建金礦，」

「這些都是禮讓的好榜樣！」

「這些更是親善的好榜樣！」

「謝文東說話學會了奉承，」

句句話可以叫你歡欣。
你是貪杯的酒鬼，
他的話就好像是香檳；
他又說，
「我們滿洲才新立國，
既不曉得開源利源，
更不能好好把內政建設，
只有希望先進的友邦大日本幫助，
來扶持我們建設一切。」
於是鋼鐵得意地敞口大笑，
「哈，哈，哈，哈，
滿洲國真像一個新生的孩子，
大日本就是保姆來養育它，
也可以說是父母來把它撫大，
所以一切權柄都要在皇軍手中，
修馬路，
築鐵道，
開鑛山，
運木材，
才能一舉成功。
又像剿土匪吧，

說：『你不是要拆兵團的。』

『這可絕對不能拆。』

『那便怎麼不拆兵團？』

首先我們把兵移而往『北進』，

分一部份入屯軍。』

種田部：『

另一部份人就去遊剿，』

十日後又將屯軍軍令調，』

飭次遊剿的軍隊就可休息了；』

這樣地忙個幾月了去，』

任便多少組織了都可以剿滅了。』

依爾尚到利的黑雪山

被土匪鬧得亂糟糟，

所以我們要把依爾尚：』

土匪山的用途就不得不先恢復了。』

謝文來頭前着臉現怒態。』

『哥哥這樣。』

『你說把給文弄得好。』

『你們都是一個階級的人。』

『你以前總說是用田火道。』

鐵塚老頭說：『到時候我們再見面。』

「警察已經來巡鄉村幾次，
老百姓的約據一張也未見繳
他們到底在鬧什麼亂子？」
「最靈的老百姓有一個轉性，
你文說，祇是開口講，
他總是不承認，
拿起槍，逼着他要，
任你耍什麼，都會給你了。」

「哈哈！
中國人就是這點不好，
你要紅起臉兒，
綠起眉毛，
那樣輪睛喪眼地胡吵胡鬧，
他就乖乖地服你了。」
「今天的繳收房照地契，
我們仍舊先禮而後兵，
請我先去向他們勸告，勸告，
真是不來繳，
把他們押起來，
鎗籠櫃子翻造個交，
他們是要哭的嘍。」

以哭來代替鬧，
那就是太執拗，
沒有再可說的了，
關正領事館，
看他再敢放刁不放刁？」
「呃！不識地契和房照，
這實在有礙邦交，
違抗了我們皇軍的命令，
窩的朕，賤胚子，
早晚弄來宰了！」
謝文東點頭後走出了村公所，
打鑼匠在土坵上狂敲着鑼，
待鑼聲一停止了，
打鑼匠又呼出了「快識地契和房照……」的字，
村的四周呵，
突然——
就驚起了沖天的火雲，
謝文東和打鑼匠影子一閃就不見了，
這時——
土龍山真像一匹昂首怒憤的獅子，
一陣吶喊，

是春雷響在半天，
土地在咆哮了，
山川在吼叫了，
拿着春秋刀，羊角叉，斧子和鐵錘，
這些莊稼漢遠遠地吶喊助戰，
猛烈的戰鬥，
照背山的救國軍是鷹隼，
英勇的前進，
敵人不敢降，
彈把牠消滅了，
機關槍，手榴彈，
把村公所打得稀爛，
日本哨兵早被洞穿工堅不消的彈眼。
那守門的衛兵，也早進了鬼門關。
所內的皇軍已嚇淨了臉，
三八式的槍聲也在打發銅錢。
有幾個年青的莊稼漢，
真好大膽！
冒着彈雨，
提起火油，
瘋狂地奔近了村公所的階梯。

燄燄火油，
很快地滾，很快地滾，
他們
硬把房屋滾燃，
飛上天空的
好喜歡的火燄呵！
勝利的火燄呵！
三百多個皇軍，
一個妄自尊大的狹隘的大佐，
遂被這一團爆炸的烈火燒完。
莊稼沒光輝殘廢，
笑聲聲，
從沒有過歉收。
第一次流露在他們底眉間，
有人又訴說剛才的危險，
日，鬼子準頭打得好，
一顆子彈——
幾乎打進了他底左眼。
謝文東，李化雲一齊出現，
未熄的餘火，
獲得他們底臉多麼羞慚。

我——張油元趕快跑上前。」

「謝村長，趕快叫民衆把家藏，

殺了狗皇軍，

這村莊馬上要逃了難，

日本人要來「紅山」，

隔定要將這村裏的人民殺完。」

李化裝又說哈爾濱的廣瀨少尉，

早晨開竅，

攔這裏就等不到夜晚，

唉，日本人，

日本人要踏滅了這地方才得心甘。」

謝文東接茬就向那些民衆傳言：

「趕快收拾細軟傢俬上黑背山

稍爲過了一點點，

我們就跑不贏敵人的飛機和炸彈。」

大家曉得日本人是毒心毒腸，

隨的報「過屠殺，

把男人女人小孩要殺盡；

甚至還不留一個雞，

一條犬。」

莊稼裏的哭聲震憾了天。

他們不願離開自己底房廊，

自己底土地，

自己底田園，

自己底墳山，

他們不願逃走，

他們願再回兒子幹一幹。

他們說，

還要種這真的肥美良田，

還要看守祖先青色墳山的

莊稼，光是嘴巴硬——

總說不離開土龍山，

却一面又在裝糧食和包裹衣衫。

然而，饑寒東的誘單竟是一支令箭，

驅策着——

莊稼漢，滾滾的人兒囉，

走向照壁山！

五千人的綿延，綿延呵，

恰像一條巨大的龍

蜿蜒在無邊的雪裡中間。

誰也不願拋棄家鄉，

新門時都是淚汪汪。

誰也不願拋棄家鄉，
走幾步又回頭望望。

可惡的鬼子奪取土地，
你佔了這裏，
一袋河又流向那裏去？
黑背山，戰士的休息所，
並不是播種糧食的好土地；
都同日本人打仗去，
老年人走路都偏偏倒倒，
軍門的事兒一一
槍可担當不起。

女人和小孩特別累贅，
一路上就只能得哭泣。
也有幾個倔強的婦人，
挑了重担還走得很快，
邊走邊說一一
臉兒又是笑盈盈。

第三十一章

有愛家人謹怕跌跌，
他脆弱的心
又捨不得家鄉的一切；
他們死守着老屋，
還譏笑別人急忙離家他去，
七十歲的孟吉星，他說，
眼見是實，耳聽是虛；
日本人罵別人爭奪天下，
他爲什麼要把老百姓殺？
就脫購與反歸田地吧，
既是說購買，
他總要把地價付齊，
要不然，就干脆去喊鐵地契！
領事館去領地價，
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從前買賣田土，反廳，監守，
也有打官司的，
也有在法庭裏才把業價交齊，
我們真不該相信那報紙的胡說八道。

裡面兒與面圓，

可心兒多潤！

他頭和腦的壞壞，

只曉得亂談。

唉，三十多歲的年輕人，

他曾見過什麼世面，

是別人爭天下呀，

我們何必去管。

日本打走了張學良，

打敗了馬占山，

風我們沒有絲毫積干。

這不是一樣出糧稅，

一樣上捐款。

噹！噹！

謝文東畢竟有野心咧，

他想一步登天；

他教人暴動，

好讓議會撈一個大官。

年青人真個想阿，

全不靜眼看看張學良

手拚大兵幾十萬，

也不敢大着胆兒抗戰，
而今，山河變色
已——一年多了，
還有什麼爭戰？
義勇軍，救國軍，
固然是漂亮的字眼，
幾千人，幾百人，
怎又能把太陽旗撕爛？
就是幾十萬，幾十萬義勇軍啦，
也不能把日本兵打退，
打退到鴨綠江的那邊，
當順民也並不稀罕，
元朝一百戰，
滿清三百年，
願先把順民的價——
早就遺傳！
我不願用這平靜的生活，
我沒頭兒去爬高高的山，
我呵，我——
偏要看看東洋人，
到底是文明。

抑或是野蠻！

七十歲的孟吉星自誇高明，

他相信日本兵並不殺人，

於焉，他約好十餘戶良人，

莫不離鄉背井，

守好舊老屋，

仍舊聽那平原上輕俏的松針調吟。

倘若天氣清朗清明，

又可輕緩脚步，

眺望在祖先的墳墓；

突然，一股急風翻開了散步人的衣襟，

墓前的枯柳枝，

牠將吹起

並不沉重

多尖細的

多清脆的

哨聲！

這尖細的

清脆的

風柳合唱的冬之交響樂，

和着那絮急而輕俏的松針的韻吟。

將會迷了，

我們底聽聞！

將會迷了，

我們底被苦汁浸透了的心！

將會迷了，

我們留戀在平原上的人！

晨光才將土龍山洗染，

孟家的屋頂又喘出炊烟。

老年人的身體緊跟炕上時溫暖，

小孩子正歡欣地把雪花團去扔來。

青年人的心有些惴惴，

他總怕有了禍害襲來。

灰白的天際沒有雲塊，

隆冬的虛空必變地潔淨可愛。

在平原上却別有一番風采，

一整的白地，無邊不盡的。

曠大的平原，廣闊的眼界，

狹窄的胸脯，擴張了情懷。

青年人拿風風線綫綫着颶海，

靜穩的陸地把他感傷弄埋。

他們想着淡長的主張不壞，

真的要流亡，那寄楚却受不下來。

守老家，動用什麼完全在，

日本人要地契，田土甘脆讓他買。

吉林省也還有坵漫地帶來開採，

日本人要殖民，我們讓他搬進來。

日本人不給地價也不種，

鐵上荒山總不得把捐款另外徵。

我們把荒山的樹林砍伐作木材，

又開墾出肥沃的田地一大塊。

（他們未想到荒山多難開，
剛可種植了，日本人却又要移民來。）

這些人還想討好賣乖，
趕做木匠活，硬要給日本人當奴才。

午空

~~夕陽~~寂的午空呵！
陰陰的沉澀的聲氣，
沖破了靜寂的午空。
鐵鳥，
多使人害怕的轟炸機呵！
從西

飛來

東。

三架成了一個

「品」

字形，

九架成了三口

震耳的大鐘。

在土龍山的上空，

在這發生變故的上空，

旋啦旋轉的飛……

一分鐘，

旋啦旋轉的飛……

二分點，

孟吉星教子弟把太陽旗

平鋪在旗中；

又教——

不管男女老少，

都跪在地上不得動。

旋啦旋轉的飛，

不知它是個受這些奴才的禮拜，

或是同商人發生了禍，

楊頭向下鑽，

又平飛，

又向灰色的天空上。

沖！

於是——

風在叫，

天在崩，

地在動，

房屋上圍擠着得勝，
平原上凹陷了大窟窿，
雪地上，白的雪地上，
被鮮血——
被奴才的鮮血呵染紅，染紅！

夜半飛下一場大雪，
土龍山的毀滅痕跡，
總被六角花兒掩避；
土龍山，仍然是一片
一片靜靜的白色。

第二天的早晨，
哈爾濱的《大公報》報紙，
第一版有了刻目的「特」的字：
【土龍山六千土匪被我
皇軍擊空殲進完全剿滅！】

小標題是：

「匪首李化棠譚文東均已處刑」

第三十二章

懸霄山的天空儘看慘淡不歇，

可都不作順民的姿容，

全靠了濃密的松葉？

濃密的濃密的松葉？

隱蔽了他們底形影？

他們底一切。

十天內也會來一次圍剿？

可每回都是徒勞。

不要說人的怒叫，

馬的嘶瀟？

就是微微的小風，

也會將皇軍囓倒。

日本人呵？

你怎能征服中國人呵？

就是樹木

也替我們囓出了

滿軍的傷痕。

那滿山遍野的松濤，

是——

無盡的軍隊？

無數的戰馬，

正掀起了反叛的浪潮。

更不要說中國人開始向你射擊，

就是打下一些石頭

也可以把你擊斃。

山上處處都有砲火，勇火，斗火的小石塊

只要伸手捉獲，

可憐的皇軍，

就立刻起了數不清的死字。

在這兒也有幾回激烈的戰鬥，

連黑夜的偷襲，

敵國軍都忘記日本鬼子趕走。

日本人依靠的是犀利的槍砲，

敵國軍僅有剛毅的雄氣趕趕，

也沒有把日本人放在了心頭。

突然的打雷，

突然的攻擊，

激烈的戰鬥，

拼命的戰鬥，

不用用的皇軍！

真有丟槍就走的，
勝利的鼓舞，
我們又歡笑在明朗的山頭。

敵人攻擊策略忽然有了變更，
長時間的圍困，
勵行着嚴密的封鎖，

他想阻我們
戰無不勝。

傷無醫藥。

他想懸我們
食無油鹽，
穿無棉絮。

這種毒法兒總算不了我們，
因為吉東的抗日勢力實在不弱；
抗日山林隊，打東洋，
常勝軍，得勝隊，
紅槍會，白虎隊，
日本人壓得中國人不能生活，
抗日的人兒就天天加多；

就是抵抗你的

我打我的，

全國有一點點聯絡。

今天，

我打去寇

要把抗日的各個人兒

放去紅臉黃頭槍燧火，

好使巨大的鎗鏢利刃

把滿洲的皇軍腰兒宰割。

於是，我就來裝扮：

老人，

青年，

我都會裝裝扮；

裝扮好了，

我就去勃利

賓州

密山

去饒河

虎林

穆川；

又去沿江

和一一

撫慰。

王勇，汝有才，暖帶候，賊與山，

他們說：

抗日的各縣實力要有法遠，

好其綿互在河邊的一座大山，

不管海風怎樣地叫喊，

綿互的山是那樣地不斷，

高時的峯是那樣地不變，

海上的狂濤呵，

你休想爬到山下邊；

那綿互的山究竟是一面大得駭人的麗景。

它偏要把你死死地阻斷。

孫寶鼎，瀛景芝，高玉山，

他們說：

救國的軍隊要打成一片，

從墨鏡利到瑪字碑，

從烏蘇里江到松花江，

再溯松花江到牡丹江，

這整塊吉東區域，

我們要它成一片乾淨土地；

佳木斯

永盛鎮

湖倫營

日本匪幫設計，

一一殲滅地嘯！

我們偏要那裏的日國人活活死的！

那裏是我們中國人開闢的土地，

還是要讓我們中國人來開出。

決不許與日人瓜分強取。

孔慶榮，李連祿，吳德成，

他們又說：

把各個抗日實力打成一片，

這誰兒誰是很苦，

我們更要同時一齊出戰，

才能把日本人震驚；

才能把皇軍底統治推翻，

這吉林東邊呵，

就是與東北廬恨地嘯。

聯絡好了抗日的伙伴，

真的收了良好的效驗。

在勃利

在興清

在密山；

在饒河

在虎林

在樺川；

在同江

在撫遠

在依蘭；

抗日的烈火，

突擊的烈火，

烈火上的碧燄，

碧燄上的青煙，

是規復滿州的號喊，

——解放的號喊呵！

是光明滿州的閃電，

——進攻的閃電呵！

無恥的漢奸罪案，

惡毒的日兵頭號！

再也沒有力量來倒側，投鎗，
就是跪緊在那刺刀的車架，
正像一股旋風，
急急地趕到了堅固的城腳。
中國人動着眉發，
淺笑的花兒兒，
就緊貼在激烈的心窩。

第三十三章

日本人的毒計兒又變哩！

日本人向下總的份子，
使出了引誘的手段，
幾百幾千幾萬的偽紙幣，
讓你利慾薰心的人裏裏心足意滿；
文官，武官，
任你貪婪虛榮的人擇選；
只要你聽他支配，調遣，
只要你聽他行走的，奴才，
要官，給你做官；
要錢，任你供錢。

日本人破壞團結又有好手腕哩！

「以全力擊破一個」的逼迫，

許多同志又變了節，

又來挑撥，

又來離間。

唉，唉，

「挑撥」是一枚巨 的毒氣炸彈，

「離間」是千萬鋒銳的利箭，

我們抗日底聯合陣線，

我們抗日底熱烈氣憤，

就這樣地被摧殘！

摧殘，摧殘，

幾乎摧殘得

不留一點。

然而，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總不向日本人投誠。

至勇，汝有才，高玉山！

張希順，孫雲明，陳東山，
幾萬日軍儘管逼壓，
他們決不向敵人表示低下，
寧死後絕了，
寧願着極少數的散殘人馬，
就從山林渡過烏爾根江，
踏上了蘇聯的和平土壤。
李延禧接應我們退出了依蘭平原，
循着黑龍江的險峻奔騰，
又爬上奔於子嶺的高崗，
再轉到老松嶺險峻的龐大山上。
這是一時的退讓，
也是一時的休養，
並不是吃了再不能
反攻的敗仗。

第三十四章

日本人趁反抗的軟弱稍息，
在城鎮，
在鄉村，
又大施淫誑。

他穿着草鞋的軍隊來自民間，

他叫有武器的人，

都繳上他地槍來。

首先沒收了鴉片的槍，

後來就收羅着村鄉。

村鄉的人個個，個個，

三個成羣，

五個一黨，

就在那那兒與調的反滿抗日的遊擊戰。

鄉下人會說：

槍彈是我們底生命，

日本人沒收了去，

我們會像朝鮮，

永遠得不到幸福，

永遠不能把身翻；

日本人要逼收槍彈，

我們只有跟他幹一幹。

日本人野心不死，

妄想的火滾。

更是能為祖國造。

又來一個「集團村落」，

把一些村民集中一間，

散落的民房，

都給他們燒光。

在村的四方築起圍牆，

圍牆外又豎立起木柵，

木柵上交織着鐵絲網；

鐵絲網內建起高炮台，

砲台上又架好機關鎗。

於是，

每一個集團村落，

又派幾百皇軍來駐防。

這樣地佈置得死完活盡，

日本人以為村民們不會舉動作亂，

義勇軍也不能進攻到裏面。

日本人到底是想錯了，

集團村反是遊擊隊的集合地，

許多突然的襲擊，襲擊呵，

都爆發在這裏！

倘是我們從外面打進去，

村裏面的響應的襲擊，

剝是剝削的主力。

白剝土地，修那寬大的鄉村馬路，

這惱了地主的心呵，

好像是挖了前手上的肉。

日本人燒了你散落的房屋，

又要你去集團村去建築；

農民血汗上也滿佈了憤怒，

他們手中並不寬裕，

又怎能去造新屋？

何況這集團村，

祇是便利了日本鬼子的營生！

在集團村裏，

壓迫，剝削，

更是直接了，

苛捐雜賦的多，

還不准稍緩時間去繳，

徵到民工的事兒呵，

會天天把您鬧吵。

忙着上稅，

忙着繳工，

自己的莊稼不清去種，

就是要去看看，
黨家人也沒有那一點點時間；
就是你底莊稼已經種好，
你要收進屋裏頭裏，
事情真不輕巧；
日本兵的演習，打靶，
他有意見把可愛的禾苗踐踏，
要是你在那裏住得不耐了，
你自己也就會放下那塊肥沃土壤，
尚未開墾的地帶逃竄。
日本人又可成立一個縣築村，
他移來大批在那鄉人，
又佔領了我們底農村。
這樣地一年復一年的圖逐我們，
要不了幾年，
東三省會全是日本人！
地主們，
農民們，
並不對地的愚癡，
這些事兒，
隨時刻刻在感觸着他們誠懇的赤心。

救國軍恰像大清早晨悠揚的鐘聲，

扣着他們官樣的心扉，

喊醒了他們僵硬的靈魂，

他們也曉得路要生存，

就必定要

趕走日本兵！

於是，地主們，農民們，

都向我們結成了一夥，

他們都給我寫通訊報紙，

有時候呵，我們在村外攻擊，

他們就從樂廣村後面響應。

那走下鄉村來的小隊日本兵，

總是被繳滅罄盡；

倘若大群的日軍來臨，

我們早就散作蹤影，

或者都裝扮成樸實的農民，

等到日本鬼子拔營起行，

尾隨的日本兵，

總被我們打得八離七帶，

散了魂頭的日本兵怨氣滿胸，

一發斷性，

就殺滅了幾個千百戶的漢家村。
唉，唉，兇惡的殘忍的日本兵，
獸性盡了，
它拿屠刀給割殺過千萬小孩，
千萬男人和女人，
它以為屠殺可以把雲亂鎮壓，
它以為殘忍可以使中國人懼怕；
噠，噠，
這是日本人鹿癩癩，
受着前鋒的中國人，
龜也沒有把「復仇」，「反抗」，遺忘！
日本人的屠殺，殘忍，
儘管是颶風般的猖狂，
可中國人是一面巨大的堅厚的牆壁，
颶風想吹倒堅厚的堅厚的大牆，
紙到底是靠不倒牆，
牆却打回了風向，
颶風呵，颶風！
灰燼牆且得驚一驚，
兇惡的殘忍的日本人呵，
你真腦不搗氣，

你要中國人不抵抗，
除非你退過了鴨綠江。

抗日的力量又在綿延，且長，
救國軍的名兒更是響亮，高揚。

第 十 五 章

日本兵又來圍剿，
牠不歡從前，
又變了一個花樣；
把偽滿洲的軍隊放在前面衝鋒，
想叫中國人把中國人猛攻，
牠架着機關槍在陣後密射，
牠用槍把不前進的人驅趕。
日本人到是想得周到，
偽兵們可不是草包。
偽兵們靈勇地靈勇地前進，
也把牠們放個不停，
緊密的緊密的抽騰呀，
確是駭壞了人。

可能沒有平射的彈丸
嘯兒嘯兒地飛鳴。
我們仔細察看偽軍的槍身，
槍尖是刺着天空，
彈夾鑽進了浮雲。
哦，哦，
偽軍並沒有出賣靈魂，
豈沒有效忠日本，
我們放心地傾條過去，
他們雖未打散，
也如山一樣地分崩。
我們一低首看看那些屈膝的槍口，
他們有意留下的子彈正放光芒，
我們底子轉變快要空了，
怎又不驚喜得更狂。
(哈哈，偽滿的軍隊到是我們真運槍隊，
他們也有一付同情祖國的腔調。)
簡直着彈藥，
沉着地放槍，
兇惡的殘忍的自取，
也被我們打得像孤零的鬼魂；

這走神的那一瞬等候僕僕，
多嘆氣，
多繁忙，
系了個雨傘，
轉身就開跑，
剛查，可說，
這池又通鋪在地面上，
通鎖，牠一腳滾會更輕快些，
也好像早離開了死亡。

個字給了我們絕大的刺激，
我們燦烈的心花，
簇開得多麼地動聽。

第三十六章

我悲憤的走到城樓，
滿臉的痛，和苦楚，
叫他的火着臉是曲來革命，
勸的厄難持朋友喚來一信，
叫：行動謹慎了
他又說日本人僞裝我在心，

多方的在對面與我同行。

日本人也說「水隨形」。

他既說罷去我對面。

日本人也說他既與我同行。

日本入又更將我與人同行。

郭海陵的細管很為頑固。

可我要入虎穴的觀念固體不依。

春延勝幸化罪謝文未叫我不必身虎穴。

必滅小兵補入個軍。

也可照喚起了偉大的同情。

我說，

漢朝時有一個班超，

漢將入西域。

征戰的事業學成了！

郭子儀替唐肅宗效勞，

單人兒何能，

駐紮的十萬大兵

不戰就自退了。

這多大的事情怎能委身他人，

身臨其境身歷不難為一個維繫的好人。

創造不之也仍保持現狀，

豐利的行跡，

我絕不給別人變了心。

將緊守着良田牧園家，

我堅強地拒絕了他善良的勸告，

爲了祖國。

爲了民族，

一切的苦痛，

一切的辛勞，

都被我灼熱的情緒澆消。

我又巧裝打扮成一個痛苦的農人，

我想去到城鎮補作僱傭的新兵。

在馬槽河，

穆稜縣，

不招新兵。

在鎮穆，

在舒爾，

投報新兵又要三個保證人。

我想自來鬼子真正困難，

招兵的事兒也這樣的小心。

我想到鶴來去看看吧。

也許有機會可以補上新兵；

於是，吉長助的火車就運載到了長春。

第三十七章

(1)

高大的建築物，

五疊的樓房。

牆壁像管那樣地整齊；輝煌，

可裏面卻分外陰森。

高坐裏面的東洋人

那一個又不是鬼怪魍魎？

牆壁上早印滿了虐殺俘虜人的血跡，

牆壁上血跡，

手上的血腫，

把這兒的空氣也都弄腫。

賣國的氣氣汗酸，

那一個不是正在腐朽的屍首，

牆那面早已滲透了腐朽的屍臭，

而這純白的外粉壁，

也將被屍水污穢，

海樓下在隱匿，

被善良的人們一聽見就要發怒。

(2)

電線桿子，

現代都市的骨幹，

傳電線，

現代都市的呼吸氣管，

火在線上燃，

火在線上墮，

飛來了光明，

壓上了黑暗。

這是科學國地裏稠雜的自然面鏡，

為什麼在人類的社會內

你偏又不出理？

向人類社會流淚黑暗，

日本強盜是主犯；

從前海樓

照治

張景惠

趙欣伯

鍾孝齊

黃金鐘

張海鵬 *****

這一批被囚禁著的王八蛋，
我們要在監獄裏怎麼對待他們？
我們要在什麼時候才能將他們釋放？
罪惡的文字，
罪惡的語言，
直直地在電線上飛翔，
就是日本強盜正在撕扯着黑哨，
剝取我們底肉販，
壓榨我們底罪條漢，
綁架美人的票，
屠殺不屈服的小國好漢，
剝奪英雄的義勇軍的龍軍旗，
電是迅速地飛送，
輸送着罪惡的文字，
血腥的無言
電話線，電報線呵，
你為什麼要替那些罪惡的魔鬼通傳？
我真想把你拉斷，拉斷，
不惟你在空間裏斷斷地綿延。

(3)

「馬路如虎口，
行走兩邊走，」
這瘦弱學兒
頓使我喜上眉頭
這股明鏡著地飄喘着日本人底體，
貪婪的暴客——
盡都是些喚人的惡獸。
所以——
莫有馬路的鄉村日本人也跑去遊蕩。
汽車載着武裝皇軍飛快的走，
就是鐵齒咬嚼了，
將鋼下凶殘的剝口，
幾多中國人，中國人呵！
又快被他吞下了咽喉。

(4)

「大學服藥」，
「味之素」，
牛角搨子的「仁丹」廣告，
「大醫神酒」——招牌上——女人的笑，
在雷聲著雷的牆壁上張貼滿了。

(5)

商店裏：

那一樣正頭

布，綢，葛，毛織品，

那一種海味

魚翅，參，燕窩，

那一件磁器

純白的，描金的，彩繪的，

那一套玩具

木製的，鑲進的，紙做的，

要是不是東洋貨

我願打賭，

寧肯輸掉了這老殼。

長春城充滿了日本貨物，

長春城好像日本廣領土，

貨物到底是吸血鬼，

吸盡了東北的財富，

吸得了東北人身瘦血枯，

你就是不被壓榨死，

也會活得連豬狗不如。

(6)

太陽旗。

聽風飄，

那忽然颯颯的波浪勢，

真像心潮奔發在了我底心弦！

這兒是——

我們的商揚，

這兒是——

我們底城市，

這兒是——

我們底人民，

這兒是——

我們底土地，

而我們底國徽竟爾消逝，

北風飛走了別人的旗幟。

(7)

老道尹衙門惡氣又攻着我底心，

心兒上像刺中了千針萬針，

我們從前的道尹衙門，

而今變成了偽國務院的辦公廳，

噲噲，

那忠貞赤胆的道尹知良還再世，

我想他一定會活活地氣死，
當年隨手積累增大他飽經苦心，
不敢說不粗於那貪婪的日本人
却用機警的智囊阻攔了長春，
一夜工夫就建起了高牆高棧，
後來才慢慢地完成了這座地方衙門，
從前防止日本人再次佔領土地的大衙門，
現在現而現出是使着實而防敵入，
我想總不會那些奸滑的日本人，
也敢正帶惡果感我計劃，計劃着，
怎麼地才可算就治東北人民，

(8)

我在前頭海邊的地方
看到了一個面色黑的巡邏警長，
我悄悄地問着他。
我現在不能生活，
可不？以前捕一名警察？
他兩左左眼一瞬，
然後又拍拍衣氣。

[咳……]

他說：

「你切莫來玩這空想戲。
中國人就是愛帶了烏氣！
戶口不請要打着你。
城裏出了匪賊也怪給你。
說到報酬也令人喪氣，
十二元的薪水要你工作四個鐘星期；
我一家三口，三口呵，
日子真是過不下去。
而日本警察真很得意，
每月八十元領得足足。」

(9)

中國商人焦眼愁眉
我不知道他們什麼那般心抱？

東洋人作生意是那樣地靈密，
送他飽酒餵客人。出在階階上，
笑臉行着九十度鞠躬禮。
然後叫了「健勝那那」的雜貨舖才分手他去。(註九)

(10)

都市黃昏——
莫有雀兒呵伴歸林。

都市的黃昏——

真有著瀾瀾起烟霞。

都市的黃昏——

看不到一縷夕陽消隱。

都市的黃昏——

看不到月亮起在柳樹尖上閃着光明。

都市的黃昏——

聽不到農耕粗獷喚豬聲。

都市的黃昏——

聽不到牛羊同屋唱雜的叫鳴。

都市的黃昏——

去來的人馬，

車輪，

飛揚了灰塵，

滅絕了聲音！

那微淡的慘淡的時暈，

又替代着月亮的光明。

第三十八章

喧擾的衣聲，

還我找到一個小小旅館安身。

這小小旅館注滿了從那裏來的人

他們都是鄉裏無法生存了，

才就起最後一點點兒勁，

逃到了長春。

不管是我該人，成龍和友槐，

總之，是要求找一件工作，

發活這痛苦的一條生命！

某有單房間安着我們，

茶房引我去陪伴一個住得很久了的老頭。

那老人——

牙齒脫落了，

臉頰是那樣的闊為牙根。

稀少的灰白頭髮，

顯示了多年風霜的侵凌。

眼光是那樣地遲鈍，

六十年的生活變遷，
掃去了他眼兒炯炯。
古銅色的面孔，
額紋是那樣的深深。
說起話來沙啞不調，
嘴唇的角渣呀。
又是那樣的顫顫地不停。
他首先問到我是那裏人，
繼又問我是什麼家長春。
我說我是齊山種地人，
正錄就產了，
怎能生到五棵樹？
走來這裏。
說想我一點活命的事情。
老人搖頭長嘆灰淋淋，
漸漸瀟灑地吐出流瀉的銀聲：

你猜我決定他是一樣的命運，
他雷三八道的擺着我的根根，
他看事說話很遲鈍，
說着齊山與凱湖的情形又那樣清楚。

他才不該爲我別有用心。

後來他說：

「現在世道大變了，

中國底領土，

簡直活不了中國人！……」

他底聲音是那樣地低沉。

也許他恐怕大聲了，

會觸怒着那些入骨火氣，

他說他底家在這邊的鎮嶺，

可說那兒不是住的中國人，

鎮嶺，老早就是我們底領地，

祖先在幾百年前，

就辛苦地開墾過一闌了那裏。

用血汗銀錢開闢荒的土地，

真不容易造成了這樣好膏腴。

祖先給我們開成了肥沃的土地，

留下了肥沃的土地，

到而今，

是白白地被日本兵佔了去。

我們底土地我們不敢離開，

我們底良田我們不敢翻耘。

日本兵追來了日本人，朝鮮人。

他們又特別稱呼「鐵道農村」。

日本兵還要驅使我們在馬車上過人家。

日本兵還要驅逐我們出境。

於是，我們逃——逃亡，

當的當的響，
那可愛總的鐵軌呀，
就不再屬於我們。
我們底家裏老百姓。

顯大的，
跑去投奔那鐵軌。

齒可珍，
李潤香，
王鳳蘭。

用他們底熱血，
往這市三角血帶
流流去。
寫於日的墨水；
從那裏，
要把飄散的民族宣讀。
我是行將就木的老年人。

誰有一個九歲的小英雄，
他的名，
小的名，
我們並不帶弱，
可也無能，
就只有逃難，流亡，
流亡來到了長春，
長春雖說是近代的都城，
腥氣的腐爛，
更勝過了古代的森林，
黑眼和血眼交織出一幅幅的慘景，
鐵石人也會淚奔淋漓，
溥儀那小丑還要過過皇帝癮，
認賊作父，
乖乖地聽命於日本人，
鬼皇軍得自由行動，
鬼皇軍可隨便屠戮城市和鄉村，
說什麼到鄉村去剿滅土匪，
義勇軍同時打退了日本兵，
日本兵吃了敗仗
還要邀功請賞，

只有他擲槍的動靜發了聲音。

一汽車一汽車的急駛駛進城，

血雨淋淋的跌進江裏頭，

白天同他總算可算得多少個鐘頭，

連個夜，

槍聲的炮聲就停聲到不聞。

現在這裡放幾把槍炮，

一隊七口，

現在個軍部總公署。

他兒官兵在個潮水邊，

雖說大腸是不大的一個官兒。

誰是在那陣手裏吃個當兵；

馳盜管得多少個要，

出營會向那裡走？

那裏行？

日本警察記得多少個，

會和什麼人喝了一口茶，

一杯酒，

談了一次話，

日本警察也明瞭他個心。

日本強盜為個中國人，手腕兒得很，

僑居歐亞奈不渴。

任你官長吃夾多少空。

他似乎不學精操盟。

他爲什麼對僑生的得意這樣地懷恨。

因爲他曉得中國軍官校官的派生。

要是不引誘僑生的名額。

也許中國軍官。

與日本雖是一心一體。

但對中國軍不得反正。

日本兵就可永遠統治別人。

我的祖先也還有一顆純潔的心。

要曾效祖國。

可孤家寡人。

因爲呀。許多的僑胞以官。

初寓了思想。

喝太陽啤酒。

玩日本藝妓。

鬧洋場。

利慾薰黑了心。

把日本人作靠山。

還想多方巴結好升官。

他們忘記了流刺。

忘記了東北？

忘記了祖家？

他們孔說魂消喪了？

然而又是誰得多麼的可惜，

精緻不稱強壯的心？

閃爍，空打。

吃耳光，挨雨鞭。

日本人簡直把他們當畜生！。

——

年邁的老年人儘管是那樣的遲疑厭吐？

可——

仍是跑不脫他急切的興奮。

「唉，唉，……」

翻過了一陣話，

他又不住地嘆氣無聲。

第三十九章

這時我們底房門被人拍着：

一個十二歲大的健康小孩，

活潑地閃了進來。

他同那老人低聲又止，

伶俐的跟說，

向我總請光臨。

那老人很懂世態。

他說：

「吳廷民，好小孩，

你來見見熊伯伯，

他來自吉東的密山縣，

我們並不分於外。」

方叔向熊胸躬很尊敬，

行禮之後又大真地發着笑。

那老人又說：

「你有什麼話？」

他竟說了，

熊伯伯也是吃苦不消，

才逼得向這裏奔跑。」

愁苦把小孩的笑遮掩了，

他埋怨，把小學的事情報告：

學了越來越糟糕，

這一學期的教員，

總逼來自日本人的師範學校，

數員把奴隸的思想學到，
又厚顏地來把我詆毀，
日本和這些天天跑來學校
調查教師，
調查學生，
是不是時時刻刻自說日本的侵略東北，
並不是搶劫，侵略，
而是爲了拯救東北，
宣傳他們的「王道」。
要不然就是性命不保，
失蹤的事兒，
有血氣的中國人就該避，
有些喪失良心的小同輩給敵人當翻譯
向日本人告良好教師的密，
告純潔同學的密，
不過爲了拾元一月的津貼，
近來做科書又參政了，
東三省居然不是中國底領土，
地圖上顏色也不同從前了。
中國歷史被日本指導員一筆勾銷，
不准翻夏禹開野對地造古史傳州，

不准勝時，還感亦有建國於期許，

不准勝時，還感亦有建國於期許，

不准勝時，還感亦有建國於期許，

不准勝時，還感亦有建國於期許，

更不准勝時，還感亦有建國於期許；

每天總有眼目——

但我想這在武士那部是金鐘。

在影片上我見人與木的武士。

做個自行。

手執利刀。

布褂子。

帶束腰。

與劍。

碎布鞋。

誰又不說武士！儼然一巨靈。

在現在開朝。

會大眾的軍江蘇獨獨獨軍一帶。

戰時。

柏州。

發處。

還有在軍中趕路。

我學劍道，
我庭父親死在進德手，
母親也被匪盜殺死了，
我並沒有忘記武士道，
並沒有忘記武士道就是大義無雙。
每天還要估着我們學習日本語。
非常苦悶可，（詩十）
可多麼……（詩十一）
日本人想把我們餓死在一火，
使我們忘記了自己是中國人，
長大了，
又好去幫他侵略擡炮火。」
吳遷民時間噪噪更高，
那老人就善諄勸告：
「孩子啊，
性情不要執拗，
來在矮簷下，
誰又在頭兒低下了。」
吳遷民接受祖父的善良勸告，
語音忽然就低小，
可那憤懣的怒潮，

激盪得他紅臉震盪

第四十章

這時房門又有人在敲，
吳遷民跳一蹶的跑去拉開了，
進來的是一個廣眼的小學生鼻梁又多高，
好滑的眼光直向我週身橫掃，
他向吳遷民的祖父照例喊了一聲：
「你老人家好！」
等不及那老人點頭稱謝，
又向吳遷民請談起來了：
「今天我的大日語你弄好未有弄好？
阿那達諾可米也齊瓦，
是咪意思？……………
好像是閣下貴姓吧？
我是學生，
那句話翻成大日語又是怎樣讀法？」
吳遷民慢不經意地回答：
「瓦打苦些瓦佻舍倫實」。
一些國語夾雜着！小語，
那小學生已經是一個廣奸胚了。
他咕嚕了一陣就向吳遷民告辭，
臨走時喊了一聲發喇拉拉！真不知聽
我氣憤，我真想把他捏死！

吳應武送客進來怒氣消歇，
碰的一聲就把房門關轉，
他接着說：
何靜美小娘蛋，
鮮鮮跑上我的門來，
他害了幾個同學一位老師，
他莫有天良，
良心早已爛死，
他會邀我加入他，夥，
好當日本強盜地國作惡。
我祇有好言好語推護，
我真不敢同他鬧翻了臉；
因為他常常痛事生端，」

門兒忽然又被撞開，
茶房探首傳話進來：
「巡警軍警滿號，
歇客們須一律站立起來。」
日本警察紅面黑帽大團徽，
餓獸尚眼光，
繞繞着我底穿和服。

生澀的中國話：

問我那裏去那裏來，

那語氣是主人對奴隸的叱責，

含着無限的威嚴，

好像有一種恐怖緊扣着艾問人的胸腹。

我是跑過許多世界，

蒙受過異樣的光彩，

鎮靜的回答，

清楚的談話，

聲調不顫慄，

衣角自會不抖擻。

房門口有一個武裝人影閃了進來？

雙眼釘着我不放。

我也不厭隙。

我直直地談着回什到長春來。

一會兒話興得清亮的日本警察將身加身，

釘視我那武裝人如何像臉上泛起着喜悅，

他忽向日本警察耳語了一陣，

日本警察回過身來就向我笑盈盈，

「小聰明，盧先生，

我們不曉得你到臨，

實在是失禮了，未會來迎迓」。

詩天一爲難使我底心兒顛覆。

誰也不將同他分辯涇水怎樣濁，

渭水多麼清，

日本強盜專要捕風捉影，

何況眼前有人偏硬碰。

我仔細看看那作耳語的人，

好像會在那裏會過面，

並不全是陌生。

他說他在陳吳山嶽下當過義勇軍，

曾在密山見過我多次，

所以眉目認識得很清。

我默默無言頭腦昏，

又好像有一團烈火，

燃燒着我全身。

吳家公孫臉色似乎發了青，

惱苦的眼光，

還我被押出了旅店門。

寒冷的夜風飄播着黑暗，

黑暗總想把市街拂卷，
電線急起奮反抗，
加勁的放射光明要把黑暗驅散，
可是，這是夜晚哪，
電線能無端起走了會使白日黑暗幽靈，
慘淡的燈光昏昏不明，
偷窺玻璃窗子給他們作了護身。
但是，
我仍然相信：
會使白日
黑暗的幽靈倒，
總不能把白晝光明毀盡。

第四十一章

(1)

一座巨大的洋樓吞進了我們，
幽暗的地下室陰氣鬼兒森森。
要明不明的電燈把濕氣蒸騰，
潮濕的霉氣幾乎又薰昏了我清醒的頭腦。

水門汀的牆壁繫配着鐵窗與鐵門，

這是一小間一小間的囚房，

這間屋僅可容納兩個人。

木板靠壁架起了床，

床前一個瓦盆是痰盂，

那瓦盆又是拉屎拉尿的小糞窟。

這小小的囚房吸進了孤獨一人，

我並不悲傷，懊悔，流淚，啾哽，

我想到革命的人，

在囚牢裏才可以休息一陣陣。

疲倦將要拉我走入夢境，

鐵門上忽然起了響聲，

我睜開眼睛看一番，

才是有人開鎖啓牢門。

(2)

一個日本憲兵走在我的面前，

我底身後緊隨着幾個僱兵，
爬梯階，過走廊，
多麼爛呀！這樓上的電燈。

日本憲兵走在辦公廳前立定腳跟，
隨即喊着「報告，盛迪元已退到。」
裏面響出了沈澀的聲音——

「有請！」

這裏的客氣字眼釘痛我心，
侮蔑的言語，
髒污穢純潔的良心。

辦公廳的佈置也還清雅，
寫字臺上擺約着一瓶鮮花，
靠底兒擺着幾張沙發。

寫字臺上放有文房四寶。
又還有一架自動電話；
而今古田司令却正靠裏坐着發茄。

古田司令旁邊還有二個職員。

一個正看着一件公文，
一個如幽閒的抽紙煙。

我走進辦公廳心却寧靜，
這好像是文雅的密堂，
而我也並不怕有什麼血腥發生。
寫字臺對面一把椅子緊靠几筵，
椅上有軟墊，
靠幾上還有茶具放陳。

古田司令招呼我在寫字台的對面坐下，
一個妙齡的制服侍女給我送上一杯熱茶，
又給我點火燒起了興奮的雪茄。

那妙齡侍女驚奇地瞪着我這貴客，
有條子了不起的莊稼農服色，
為何竟要使他們起在半夜？

古田司令的炯炯眼光伴着笑臉，
我曉得他那笑臉中，
有着足辣的陰險。

兩個話更沒的——翻臉，
時眼昏了真一陣
眼光又朝向吉田。
當那時候才交還了辦公室，
吉田司令就把辭令誇張懸懸遞來人。

我不怕他日吐蓮花，
稚氣的話書真令人肉麻。

他說日本人全是好心眼，
說有中國人才最野蠻。

「東北人爲什麼要殺柳中村？
柳河邊又無端的埋藏炸彈陷害日本兵。」

「遼陽寧變爲了保護僑民，
滿洲國的成立是爲了要自由滿洲人。」

「東三省已是日本打平了的天下，
吉東的土匪與地不了一個大家。」

他又脫離兵司令部看誰才人？
特別優待我，尚望我效忠日本。
勸我繼續用，他每月可給我千金，
要我做鐵要即時覺醒。

古田以為我是一個市僧俗人，
利慾總可以打動我的赤心；
殊不知民族仇恨是永遠洗不掉的塵埃，
為民族我早已忘掉了死生。

聽他稚氣的言語停止，
我却回答他以活生生的事實，
中村南滿日本人如何地自買自賣製造口實，
日本兵說年來的燒殺姦搶到底是誰不是？

古田又勸我處世不要認真，
認得真來就是清水也會認死人，
人生不遺留的是衣食住行，舒舒服服過一生，
說不到真的一本正經得國得民。

在蘇州而不敢不聽他演講，
我就切實了諷刺的喉管，
古田司令一語道破了武上道的真精神，
武上道原來是爲了一己的享受才給人。

一陣激烈的紅潮湧上了他的臉部和耳根，
他假裝沒有聽見，
還說我還沒弄明，
所以他沒有把我的話聽清。

最後他叫我在細想思，
切不要開他的好意推辭，
倘若定要開誠反滿抗日，
三天後，祇有恐怖的一個「死」！

(3)

原先那憲兵走來引我出了辦公廳，
我們出門後即走的另一路徑，
上了一個坡又過了一條長欄杆，
那憲兵却把我在一間雅緻的房中安頓。

聽說這牆上有個叫人鐘，

那牆上也裝有電鈴，

你要什麼就按鐘或按鈴，

自然有人來奉承。

那道小門是浴室，

洗浴那裏都舒適，

憲兵說完話就轉身走，

房門緊閉仍然把我囚。

(4)

我兩隻手交疊地習在背後去來走，

我想有沒有法兒可逃走，

水門汀的牆壁挖不空一個洞，

鐵條的窗柱不能打斷走。

求生動慾望誰也有，

將死在眉湫了，

我想不出法兒可逃走，

一顆赤心，真像被蒸煎在滾滾了的油裏頭。

古而教我三天之內給出一個回答，
時間還真啊！又有什麼煩惱？
我又歡欣起來了，
也用這三天內真有一個逃避的好方法。

鋪床，
鐵圍觀，
鋪被褥——
疲倦使我忘記了一切，
管仙娘，
且睡一個甜蜜的覺，
樂得暫時溫暖，溫暖！

第四十二章

當我一覺醒來已是天亮了，
那房門恰在嘩嘩地響，
一個少女把房門撞開了，
少女後面又跟着進來一個女郎，

可那被面的一側纏的甚日本緊，
侍女的圍裙又緊緊的貼底騰騰，
一雙手捧着磁盆，
盆中的熱水，
困了她的走動，
就發響在漱口盂上發出低低的響聲：
那少女手中拿着牙膏，牙刷，面巾，香皂
洗漱的用具呀，全沒有缺一樣。
嗚嗚，我既感榮，
這兒應是地獄，
爲甚麼還好像住居在天堂？
那少女，那侍婢，
不恰是月宮的嫦娥，
來給我巧梳妝？

侍女把磁盆放在梳妝台子上，
端起漱口盂請我洗口腔，
臨走時候回頭巧倩地笑一笑，
那豐腴的紅潤面頰，
會惹起急性兒瘋狂。

那少女是那樣的年輕，

那樣的嬌羞，

眼簾內偷淚汪汪，

嬌羞的露聲。

會粉飾了醜惡人兒的胸房。

憲兵司令都爲難沒有這樣年輕貌美的少女，

我總覺得有點古怪稀奇。

她對我失掉自由的人滿含笑意。

也許日本人以我爲奇貨可居。

她講中國話講得多麼清爽，

可有點兒話尾說不了東洋；

日本女兒才有那麼地一談纏綿，

中國人總沒有那樣地灰冷浮瀟。

她說她將替我洗髮毛巾洗臉洗澡，

她說她先來給我穿女褲襪；

我怕她糾纏不清，

手被衣走進了浴室之門。

她那露聲又夾着嬌媚的笑意，
那笑着呀，總將我癡迷……
她說人老一輩子總該享享福氣，
何苦勞碌奔波在那冰天雪地裏。

她說祇要照了地底話做去，
翻是一點虧不喫，
生活還比得多實地愜意，
拜纜汽車的物價享受不消說，
也許還可以得着另外的安慰。
這時她的眼波斜斜地一轉，
那羞怯的顏色，
像一團火燄，紅在她底粉臉。

我早曉得日本人誘降的手沒卑鄙，
我是把穩得住

決不會中了他們的美人計！

她想以色迷我好替日本把義勇軍招安宣慰，

可我不是色鬼的黃好洪承嚙，

我不愛你皇太極香酥的黃姬。

她見我不睬不理，

也就不談投降招安和宣慰

她談今天普救寺一審刑庭，

會先放我不再屈着頸項。

她又說日本人即有法治

特定有一個犯罪節比滿洲人檢案，

二月一日到四月一日，

十月一日到十二月一日，

反滿抗日的人判決該死，

革命的共產黨更應該死，

時間老人雖快將招來聖誕節，

可許多犯罪的人要在這時套結。

(2)

我剛走到陰氣森森的刑庭，

刑庭內慘慘地吐出了呻吟，
首先闖進眼簾來的是一個特製木凳，
木凳上綑綁着一個脫光了的壯年人，
手腳和腦袋都被拴得緊緊，
鉛心的膠皮棒直向筋骨上敲擊，
疼痛逼得受刑人的嘴兒大大張開，
自來水灌入了他底肝腹內，
男人也像懷了十月的飽胎，
這時那人快將停止呼吸，
可是，兇惡的日本人偏不讓他斷了氣，
行刑的兇手又拿木棒在他底肚皮上滾來滾去，
滾！吐出滾痰又再灌進去！
吐出來，灌進去，
總要逼這他招出反滿抗日的黨羽才已。
（咳，不要說非刑難熬，
就是寒冷的襲擊，
裸體的人兒也抵敵不倒。
呵，嚇人的惡魔！
呵，殘忍的日寇！
那嶙嶙的紅良心呵，
他並沒有一絲一毫。）

滾水滾過又有新花樣。

挾筷子，刺指頭，

更見利害，霸道，

受刑人聽一聲悲慘的哀叫，

手指和腳趾呵。

鮮血是這樣地直直在冒。

等昏絕的人轉回到了清醒，

行刑的人又再照原樣作一次，

折磨得你想死不得死。

那少女特為我解說，好使我心裏明白：

「這是安東林科高中校長秦善德。」

惡毒的刑法受過了，

手脚將會爛脫了節；

他那殘喘的生命呵，

頂多也活不過兩月。」

安東數萬案件牽連五百人，

我又看着幾個「吊打」，

幾個「香燒」，

幾個「錘烙」，

又有個個釘穿了手心。

「猴坐殿」是憑空吊

「坐電椅」更是殘酷不了。

腦經的麻木，

就是從第一次的電的刺激種下種了。

日本人高坐堂上笑筭籜，

我們苦難的高脂淚滔滔；

日本人還不准人悲號，

然而，那低微的痛吟，

是在把民族的仇恨記牢！

我回轉到特別囚室心兒還是不在靜，

耳邊好像還有苦難同胞在呻吟，

慘白的精楚面貌顯映了全室，

我緊閉雙眼，

更用力沉靜了想思。

突然，那少女笑得多麼癡，

她說今天的刑刑案算不了一回事，

明天多有殺人壽淫的看視，

不怕你是銅頭鐵臂的英雄，

也會把你嚇死。

我冷笑一聲睜開了眼，

她那紅潤的胸脯。

正反响着她底無名手指。

第四十三章

那少女第三次被那匪徒殺傷。

首先看到她是一一

翻滾着的劍子手。

手拿尖刀。

殺了一個同族的鄉黨。

刀把兒向下一按。

肚皮全破了。

閃得一地都是脹氣騰騰的大腸和小腸。

十幾個日兵端好三八式的槍。

逼迫她入坑上坑。

土坑挖好了。

叫中國人海海地地互相開擊。

最後兩個人是那麼顫抖得可憐。

日本兵的槍刺。

也了結了他倆多麼痛苦分鐘的長命。

惡毒的虎手揮擦大臉兒。

鋒利的刀口咬着了犯人底手，

殘痛的肢體叫。

該慘白的臉，

高的慘叫，

低首哀號，

伴着鮮紅的熱血流完。

幾十條狼狗圍在一個桶，

拋下犯人去，

狼狗爭食的嗥叫——

激起受難人的悲慘呼喊，

那站在桶外的日本人，

却拍手歡笑連天。

厚木的小圓桶內釘滿了尖釘，

桶裏面竟放着赤裸身體的犯人，

蓋蓋上好後，抬在斜坡上頭裏地朝下滾，

幾個強健的青年，就完結了不屈服的一生。

煤油澆滿了犯人身，

一把火燒起，

魚頭爛額的臭氣

委實使人難聞。

齊腰的大刀劍，

拖在馬後的馬拖屍，

我毫不忌憚。真不忌憚。

鮮血是那架爛機器噴流，

雖不能把我嚇死，

却幾乎把我氣憤死；

（唉唉，失了祖國保護的人，

未必就祇有這樣慘痛的死？）

最後她引我走到一條陰溝之口，

一架笨重的機器是那裏銹蝕。

我問着她：

「這架爛機器，放在這溝邊又有什麼來由？」

她說：

「這架陳舊的機器，

會告訴你殺人更不費手！」

兩個憲兵押來兩個犯人，

見了犯人不由我大吃一驚；

一個小孩？

一個老人，

這不是吳遷民兩公孫？

那老人對我顯是長嘆了一聲。

吳遷民知對我非常氣憤！

他痛起他那小小的嘴唇。

他說：

「倘若你不投降當漢奸，

誰能確保你出了這黑暗的地獄門！

我硬硬不成聲的回答：

「你請去吧，

說不定是今朝或明宵

我也會踏着你們底血跡死了，

苦痛，仇恨，

祇有這北風

向未死的人呼號！」

機器張開了血銹的巨大的口，

死神緊拉着他兩公孫向死路上走，

沉澀的聲響敲着這全類的震着抖，

血肉混合的液體，

一股一股地漏下了階梯。

機噠復又張開血肉模糊的口，

一陣自來水的沖洗，

流動的空氣中，

還是有血腥的奇臭。

這時，我內心却劇烈地顫抖，

禁不住眼眶內熱淚直流，

善良的人被我牽連，

那灰白的天空呀，

也鬱鬱地瀟着愁。

那少女臉龐着：豔若桃花的臉面，

癡癡地又說過一長串話來：

「他倆的死並不是你的牽連，

早晨把他公孫逮捕進來，

原想給他一個警戒，

那日吳選民的叔父偏要造起反來。

你想劫牢放親

還想襲擊我們，

可是我們早就有了安頓。

昨天，他從石碼悄悄偷進長春，

你想想這長春，

這長卷外圍有多少泉眼？

少少的一個人忽然未許把這滾滾水，

可是，你們又增加了一百多裝別車。

這一派新倒沖流和風吹，

漫天的雲容不知向那裏飛盡？

這級梯是黑暗地獄的實體的一部份。

我提快脚步又走向黑暗地獄的另一層。

走向特別囚室頭廳發香。

瓶中的腺痔，泌溢出的氣味也像是血腥。

那少女又嬌吐着惡辭：

「你已來在了地獄，

不管萬鬼却由不了你！

聰明人應即回頭罷。

你不要老迷戀着，

當那破爛的中國的假兒百姓。」

她雖是想她轉把或動轉，

可仇恨的火豈不總滅一點點。

還更見能能地高強！」

「嘩，嘩！」

我忽冷笑了聲：

「比如我中國壓迫了你日本，

你又起不起來保衛衛民！

比如你在我底腳下痛苦地不自由地生存，

你又起不起來打倒我們？

我底祖國儘管千孔百創，

儘管滿目殘廢，

黃帝的傑秀兒女是一批自醫，

噴出流腔的熱血，

總能夠把祖國的病痛洗光！」

「盧迪元囉，

你真是只有一點小聰明，

你真要糊塗一輩子，

東三省已成了冰冷的灰燼，

你再有能力，

也不能把東三省翻一個身；

何況你又被我們囚禁！

你應該變通一下，

趁有機會撈一個官，

有了勢力有了錢，
世人才不把你爲白眼。
民族：國恥。
窮人的字眼？
那不過是侮辱有權力的人？
當它把愚昧的人弄丑。
你應該要看遠一點，
自己才能免掉了眼目的危險。」
她說了之後笑得那樣地動人心魄，
可我只覺得顫腦昏聩，
而胸膛裏——
誌是那般地煩燥，
一陣更比一陣緊！

她臨走時候，臉上紅暈還留有愉快的微笑，
可那房門上的暗鎖加上了鎖鎖，
仍舊是那樣地鎖得牢牢。

第 四 十 四 章

權閻的氣壓使我感到黃昏，
在黃昏我又睜開了惶悚的眼睛，

昏朦的晨曦的鐘聲呵，
為什麼你是那樣幽暗不明？

昏朦的鐘聲呵，鐘聲！
也許是今晚的灰雲少了雲霄，
也許是窗簾過密了使你不明，
可你知道還是有個光明的時辰。

瓶中的梅花，又飛散雲點在桌心，
我不信你是故意將下，或是戰敗的象徵，
你能夠被人擡起來插在了這精緻的花瓶？
你在這世上總是有過繁榮。

黑暗在字宙中又將推遲了黃昏，
可是，黑暗的後頭又追來了黎明。
黎明呵黎明，可要緊黎明呵，
曙光一到來，馬上會有超人款款的紅日上昇。

噹噹，東北三響，
你有

肥美的土地：

嫩江，

呼蘭河

灌溉了黑龍江的中央。

松花江，

多可愛的，多好聽的松——花——江呵！

黑龍江和吉林省的土壤多沾了牠底光。

遼河流域不是有更寬廣的富庶地方？

牠不是灌溉了遼寧省一大半地方？

噲噲，東北三省，

你有

勤勞的人羣：

士著的巴爾特人，

瓦爾喀人，

鄂倫春人！

還有魚皮韃子，

懶惰的蒙古人！

從山海關內搬來的

山東人，

山西人，

河北人，

河南人！

這些從國內歸來的知識的人，

都是多誠實，

多刻苦，

多樸素。

多好的黃帝的子孫囉！

然而——

封建的剝削尚未脫離了一分一寸，

又來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辱凌！

東北三省呵，

你呵，

是一盞燈，要在那時候才會光明？

你呵，

是一枝花，但從未有看見你繁榮！

你呵，

是宇宙嗎？你可只有黑暗和黃昏！

因為你從未閃出了黎明！

從未有曙光飛逝！

更未見過你有紅日上昇！

嗚呼，可惡的東北三省呵，

我是不中用了，

捱過二十四個時辰，
我將如一盞乾了油的土燈，
熄滅了，永遠不會再光明！

長夜緊逼着朔風，
朔風不停地發出吼聲，
吼聲呀，吼聲，
你是在喊曙光快些來臨？
你是在喊黎明快些來臨？
你是在喊紅日快些高昇？

呵，長夜！

呵，朔風！

呵，吼聲！

呵，曙光！

呵，黎明！

呵，紅日呀紅日，

你快高昇！

你快高昇！

我於重眼先看出雲霧，

昏沉沉的天宇！

昏沉沉的夜裏！
昏沉沉的我底剛脹的腿膀！
昏沉沉的我底疲倦的眼睛！
昏沉沉的我底縹緲的夢境！
昏沉沉，昏沉沉。

昏沉沉——
却給我帶來了雪天的清明。

第四十五章

天日總是這樣地愁悶，
真像愁人緊促着胸臆；
你倒是落點雨，
還可以潤潤我枯燥極了的心！
或者你又飛下幾片雪，
也使這灰濛的半空增加點顏色！
老實是愁悶不展，
這就能算晴明的天？

我離開床沿，
我走進窗前，

我推開玻璃的窗扇，
我攀着牢實的鐵欄，
雖然是沉悶的天色，
可那空氣還很新鮮，
我又將窒息的肺葉大大鋪開，
讓自由的新鮮空氣，
把我被束縛的胸懷自由的擺盪，
今天是末日了，
我能否自由空氣在肚內，
就是被日本強盜殺死了，
我還是有個自由的心胸存在。

遙遠的山峯被濃厚的白雲掩遮，
那常綠的山容全沒有一點青色，
唉，未必那巨大的蒼松，
寬厚的樹叢，
也被白雲掩沒？
呵，老松嶺上的凝結了的白雲呵，
你可能告訴我，
英勇的兄弟，昨晚又會哪門在山野？
又會翻毀了敵人的列車？

列車上的兇惡的日寇呀，
是不是又被我們完全消滅？

美麗的美麗的白雪，
你鋪滿了平原和山野，
雖有漫天的浮凍，
可越逼出了兄弟們的活動，
我們冬季的出擊呵，
日本強盜次次都敗了下來，
因為從三島上來的賊寇呀，
他沒有習慣在冰天雪地可靈活地打仗打獵，
可是，雪上踩起了脚步印印，
會引起敵人的援兵大隊跟蹤來攻！
雖然，兄弟們打仗是不怕一次比一次更兇，
到底接連打仗是不如歇歇又打的輕鬆。

隨的，近而吹來一股寒風，
寒風，冷冽的冷冽的寒風，
你是來把捷音向我傳送？
昨晚，兄弟們真的又向日寇進攻！
真的又將日寇打敗得竄西逃東……

謝謝你，謝謝你多情的朔風！

謝謝你把勝利的消息向我傳遞！

呵，冷冽的冷冽的朔風，

我懇求你給我帶個信兒回去，

日本人真真是野蠻的

殘忍的，

他把我們中國人的性命當做兒戲，

他殺中國人是開心，作樂，

他殺中國人是在玩把戲！

而長春呢？

却是一座黑暗的地獄。

並沒有一個優秀的中國兒女活得安適！

山林倒是好的境地，

自由在山林！

幸福在山林！

光明在山林！

偉大在山林！

若到原野和城市也像山林那麼地有意義，

就請他們更堅決的

罷憤的

堅苦的

誠懇的

加勁的加勁的加勁！

加勁的加勁的加勁！

兒子將不能回去。

戰鬥呀！永遠不息！

朔風，你別給他們說，

不要說得含混，

硬要說得詳細，

一個人總不要怕死，

只怕死得寡意義！

一個人更需要活，

然而，更要活得有意義！

與其活得卑鄙，

到不如趕早死去！

死神雖然是披的白色的羅衣，

可是，死神頂戴著人類的死去，

不是麼？

它早預備揚起黑色的衣，

抖出滿身的紅光，

把不屈服的蝸蟲的人教訓金獄，
還時時他架起一朵瑰氣的祥雲，
把不屈服的蝸蟲的靈魂渡上天去。

呵，朔風，冷冽的朔風，
你更不要忘記，不要忘記，
再向他們說：
那門的人生是充實的，美滿的，
而我不久，
也就帶着充實的人生，
愉快的死去！

哦，冷冽的朔風，
你怎麼就已止息？
也許你是懶懶了老松樹去，
也許你真的給我帶了一個倩兒回去！
呀，朔風，
你停一會兒才回去。
因為我還有話兒託你帶回去，
雖然，我不久將歸存塵

用火燒，

像釘書，

眼淚滴，

或者是瀕埋，

或者是剝皮，

或者是槍斃。

或者是投入了

那無底的殺人機器。

可是，在鬥門隊伍中的我應死。

不過是九牛拔去了一毛，

一担芝蔴拈出了一粒，

我把未完的志願

寄給——

錢死的兄弟！！

我把未完的志願

寄給——

全中朝的優秀兒女！！

朔風呵，冷冽的朔風！

千萬不要忘記。

千萬不要忘記壓倒的奇蹟。

尤其是霜嚴後的殘句：

京北三省——

遼寧，

吉林，

黑龍江，

秀麗的山河，

豐饒的土地，

永遠是我們中華底！

永遠是我們中華底！

優秀的優秀的中華兒女，

得拋擲頭腦，

得洒放鮮血，

把強佔這裏的強盜打出去！

高貴的

鮮豔的

燦爛的

偉大的

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要在這裏飄揚起！

飄揚起！

房門上的鎖鑰鑰後暗鎖又在響，

門扇向內移開了，空氣似乎有聲響；

那少女高貴式地又走進了囚徒底房。

她今天並莫有一點兒輕狂，

且是那麼地嚴肅端莊。

她褪去了貂皮圍巾；

脫下了狐脊大氅

於是，就坐在我對面的桌傍。

我低背朝窗，

她底臉向窗。

而我同她到是面對面，

面對面呀，才好量短道長，

她說：

「你看過了刑庭，

又參觀了殺場，

雖然都是殘酷的刑法，

偷襲的現象，

可也是中國人自己招惹來的禍殃，

爲什麼不作一個順善的馴民，

偏要反潮抗日，結黨成黨。

苦苦的同我們鬥爭！

未失敗的，到可以細細說動，

假被捉來了

就不該裝一個假正經；

一個人立身處世不得不裝清高。

切不可那麼地急門兒！

翻水翻完。

才沒有挪上水缸裏頭精神。」

我說

「你不必反覆地隱這些空話罷，

現在許多順民還是活不了命！

那些殘酷的逼供非刑，

殘酷的法法殺人，

威嚇不了我，

我到底是鋼鐵般的心？

就是壓我底皮。

抽我底筋，

也哄弄不出什麼實在的話，

真實的事情。

這一件個個的性命，

早晚就要交給你們，

並不怕什麼殘酷的刑罰。

一句話講完，

死了幾，

算不了一回大事體！

你們不退出東三省，

取消了溥儀那木關人，

永遠熄滅不了反滿抗日底鞭竿！

她更嚴肅地拿話把我問：

「你端的這樣堅硬，

不愧是黃帝底子孫！

我們太和民族，

也頂喜歡你這威武不能屈

富貴不能淫的個性！

但我還要問問你，

你曉不曉得東三省一共有多少義勇軍；

我並不向你告訴其數目，

因為我不是在問你虛心！

那個抗日的部隊力量最旺盛？

那個部隊從沒有打一敗陣？

你曉不曉得日台十五的忠？

你曉不曉得滿洲土匪的貨物？

你們同鄧鐵梅，苗玉秀，李紅蓮，史忠恆，

李精璞，楊泰和，夏雲波，王德林，

有無聯絡，或者變成了一座長城？

你們又用什麼方法增加武裝？

又用什麼方法爭取東北人民？

這些事情你都有了把握。

你才算一個有膽有識的將軍。

但是你仔細細細的想一想。

究竟有沒有把握？

我只要你點一點頭，

或搖搖手，

並不要你說一聲！

因為我並不想把你不願說的話，

關上嘴！

那時，我真有些慚愧。

那些事情我雖有了解它的心，

可是並沒有精密的計劃和進行；

我到底是缺少了經驗和學問。

我不禁長嘆了一聲，又再搖搖手，

我是從不紅臉，從不害羞。

今天，她竟使我耳朵像火爐，

更不敢抬頭。

這時，她露出了諷刺的冷笑：
誰說用的話兒？
好像更見高明！
越說若要讓他們退出滿洲，
好像在冰窖的盆頭裏水裏泡，
有了火龍還要紫鑽，
缺少了一樣，
也不會有火輪得笑盈盈！
她又說我們簡直是拿錢打賭圈，
騎勇軍差不多是像土匪一樣！
就是再過十年八年也不會有何大力量，
也不過趕他們退過了鴨綠江！
她又說我們到底是成事不足，
只能破壞了小小地方的秩序！
然而，反滿抗日到底是一種革命事業，
須要有一個立綱和偉大的用意；
推動革命要有一個政綱，一個政綱，
（不啻是國民黨，或是別的黨。）
並且是爲了什麼目的而努力！
如果不是爲了三民主義，或在別種主義
那嗎，任隨你怎樣地震動幹，

也不能收復了失地！
民衆們厭從漢丁皇帝，
皇帝的剝削，虐待，
他們以為是命運註定了的。
如果有了新鮮主義的刺激，
拚命地鬥爭。
哪是爲了廣大民衆的權利，
民衆們自會起來擁護你，

幫助你，

不離你，

熱愛你，

最後的勝利，自然會屬於你！

她一面取出一張名片，

一面又繼續地對我講談：

【千早靜子是我麻姓氏，

憲兵司令部，我是特務人員，

我最恨義勇軍的無目的的騷亂，

但我又很歡喜一個人有志不羈！

盧先生，

你真是一個英雄，一條好漢，

願你鋼鐵的赤心，

永遠像日月一樣地燦爛！
我接來了她底名片，
那左角上還印有隔間的鐘點
頭時，她舉起了孤香大燭，
又披上了解手圍巾，
仍然高貴地走出了房門，
仍然回轉身兒把房門鎖得緊緊，

我猜不透她葫蘆裡賣的什麼藥？
我猜不透她是邪魔或正神？
她不是對中國人有些同情？
爲什麼有些話兒非常誠懇？
她既同情中國人，
爲什麼要當一個特務工作人？
唉唉，苦口地苦口地勸我投降，
那全是爲了她底祖國——日本！
引我參觀刑庭和費揚，
那也不過是「打蠶子嚇好人」，
好叫我固體怕而投誠！
唉唉，我到底不要粗心，
不要冒險捨不得捐棄性命！

啊，

偉大的中國，

歷史悠遠的中國呵，

誠樸的同胞呵。

今天，真的要永別了，

可我仍然有一顆純潔的心！

祖國，

我並永遠愛你。

本來的志願。

後死的人呵。

你們要替我完成，完成！

胸膛內一陣比一陣更緊！

腦筋像要破裂般的脹，昏！

熱血，沸騰了的熱血，

在額邊更敲起了骨筋；

那時，我不曉得到底是瘋狂，興奮？

那時，我還是在妄想，該有一個什麼法兒，

能逃出這空固的牢獄門。

第四十六章

(1)

黃昏，黃昏，
天字又撒下了黃昏。
在牀上假寐了一陣陣，
不覺天色又到了黃昏。
黃昏，黃昏
今晚的殺人衣曲，
殺我是在幾更？
二更嗎？三更嗎？
或者是在四更？

突然，房門上響了一聲，
我的心兒又陡的顫跳不寧，
我想，還是來提我去領審，
領審了後，就會了結我的性命。

我故意地側耳細聽，細聽，

並沒有繼續地開鎖的響聲，
房門仍然是那樣關得緊緊。
哦，我才想起了，想起了，
是值班的憲兵無聊了，
他故意弄得鎖鳴。

(1)

一更，二更，
多惱人的時辰呵，
只有悲哀擦起了慌亂的心情！
悲哀擦起了的慌亂的心情，
任使用什麼方法，
也不能使慌亂重歸寧靜。

我推開窗扇，
想看看天上的明月和繁星，
可那昏朦的街市電燈，
首先就閃進了我的眼睛；
我再看看天心，
天心上也沒有明月，
也沒有繁星！

惱人的夜呵！
愁人的夜的時辰呵，
隆冬的夜空，
未必就永遠這樣昏暗沉沉？
硬不透露一點光明？
硬不透露一點光明？

昏暗的夜色呵！
你太不把人憐憫！
要是你很光明，
我最後也可以看看東北的山色，
到底是雪白，
或是蒼青。

也許有些地方雪白，
也許有些地方蒼青；
老松嶺上有我們的救國軍，
老松嶺一定是多麼地蒼青，
因為我們的熱血呀，
可以把白雪化盡！
冷凜的白雪呵，

你不就像日本？

到了陽春來臨的時辰，

白雲自然會全被溶化淨盡，

到了滿洲的人民都已覺醒，

日本人，哈，哈，

你不退出滿洲，

你一個也活不成！

(2)

突然，一陣腳步響聲打斷了我底幻想。

我掉轉頭來看看，

一個日本憲兵已站在了桌傍，

他板起一副面孔說：

「盧先生，上頭請你去問話，

你不要儘在那窗前胡思亂想。」

我一面鼓起精神擺起腳步，

我一面又在幻想：

這個憲兵好似無常。

他特來引我去見國王

(3)

又是初來那晚到過的辦公廳？

廳內並沒有吉田司令，

千早靜子是那裏也辦得怕人，

廳那裏始終無那職員。

正同一個大火災在議論一件什麼事情？

那個大漢了北朝的高級軍我一樣？

說他的寬大也非常兩傍。

看那服裝好像一個油桶，

他來在丁道裏，自然是挺好，

一心一意地專當日本人的忙！

也許今天晚上日本鬼子特喊他來幫忙？

如果新組織，那大漢真有力氣？

餓而後得票？

抗日軍變成！

泥上壓得快？

免使我又在那多麼時候？

那晚他就在那廳裏向我轉來問話，

「呃，你真的不想投降嗎？」

這已是你最後答覆的時光！」

我說：

「污穢耳朵的話不要再講。

要殺要剝，

請你早些送上刑場。」

半早靜子接着說：

「快要上綁了，

這已是你最後思索的時間，

真的走上刑場了，

你就是要失悔，也是失悔不轉。」

她底話總是想我投降，

可我偏不怕死亡，

「再沒有話可講，

我底手鮮紅的染血一腔！」

那晚抽煙的隨員冷笑了一聲，

他說：

「日本兵並不懼怕你們敢獨單，

殺了你，也躲不過了不得的戰爭！

你快回魏製成掉換火藥，

（他底右手指着那六英，目光看着我總不轉轉方向。）

你死了也才有一身破舊的衣裳！

倘若你要直物，不，掉換衣裳，

你想很快地死去，

我偏要把你疼痛的時間加長。」

我想不，掉換衣裳？

我怕被那無窮入海法的惡尚羅當，

於是，我就脫下了衣裳，

聽那剛把情況下的衣裳遞給我，

我，就穿換到穿在了身上，

手，早已靜了，看，我又得把，

那地獄的，隨員也一樣輪着眼睛瞪我們。

這時，手，早已靜了，快，跑去把

那，門，開，開，開，開，

那，門，開，開，開，開，

手，快，他，像一個，

這，他，快，快，快，快，快，快，

這，他，快，快，快，快，快，快，

這，他，快，快，快，快，快，快，

這，他，快，快，快，快，快，快，

這，他，快，快，快，快，快，快，

這，他，快，快，快，快，快，快，

又何必這樣地大談聲色。

我又向那晚槍煙的那隨員一看。

他正眼兒直直地在晚夜間的臉上睇；

他喊着：

「魏三朋你過來！」

魏三朋走得到離他不過三尺遠，

他前手很快地就掏出了褲包邊，

拿了他的槍響。

突的就總直魏三朋的額頭。

魏三朋就身子直挺挺有倒在地板上。

手半靜了使勁也就把我拖進在辦公桌裏的下面，

就隨着桌子的站立起，

緊緊地把我遮隔得不現一點點。

雖然，我在身子不會打着彈戰，

可是，我那手槍的響聲，

卻不能把這件事消了然。

頓時，門門好像已經打開，

那響的門聲聲又繼續傳來；

一會兒又在傳着司令官，

一會兒又在傳着司令官：

「我拿手槍成爲誰也元，

應迪元想抓我去槍，直跑了過來，

我一閃躲了自衛，

一面罵了他不再投降，

所以就一槍送他走入死亡。」

古田司令似乎長嘆了一口氣，

「不該給他死得這般痛快些

應該把他拿來談解，

劈一劈刀又一閃，

向他擡打不打日本皇軍！」

接着就是把國旗撈下樓去，

接着就是打那樓頂上的白旗。

嗣後，辦公室誰管多麼清靜，

我還是不敢擡頭出來看一個究竟。

當千早靜子離開了桌傍，

我在桌下偷偷地看了一遍這辦公室，

僅千早一人在無聊地踱來踱去，

而聽門兒也沒有關上。

一陣急切的筆頭響響，

那晚城關的職員來進這辦公室，

他到後來只是帶了一個「港」字，

於是，我讓千早的手招了出來。

我們三人也就一路走開了這那裏的風聲
出了憲兵司令部就上汽車，
手舉牌子自動地領進了司令部；
我和那位隨員同坐在一輛車廂，
我們誠懇地談，誠懇地問，
因為我們並沒有猜忌了，
完全是一個立場。
他說他的名字叫井原四郎，
他的心同我底心一樣，
反對剝削，壓榨，侵略，
自然不會幫助帝國主義侵略。
日本人並不個個都是投入不脫限的軍軍
祇有資本家和軍閥才想得必侵略，
征服滿洲，
征服蒙古，
征服全中國，
還想征服整個遠東，
的確，他們是在做夢，做夢！
現在日本國內已經起了裂縫，
工人失業，
有了力氣也找不到可以消力的苦工！

然而，肚皮餓了，
總不能天天喝冷風！
農夫更甚苦痛，
賣兒賣女償地租，
春天來時，土地上還是沒有無種下種！
工人，農民，
穿沒有衣，
吃沒有飯，
他們就想把革命發動，
把中間打倒，
把天皇推翻，
沒收資產，
土地公有，
不管什麼人都是一樣地享受，
一樣地做工，
也沒有誰是奴隸般勞動，
也沒有誰是坐享清福的主人翁！
工廠都不關門罷工非由在遠東，
他們是秘密地組織起革命行動，
秘密地計劃，進行，發動，
總有一天要成功！

你，我，都是一條階級。

一樣的心。

你在敵人就是我在敵人。

我們愛為你不只是一點點同情。

而是為了責任！

可是——

東三省的王恩順就不完全是為了革命。

也有些爲了升官發財。

滿足個人的慾望！

不是麼？

蘇聯救蘇俄濟義勇軍的自給自足的式樣講數。

雖然，他募集了千萬金。

可是，你們也沒有得到一文錢！

有人以爲當義勇軍是你官的門路。

倘若僑胞有人來宣撫了。

他不惜出賣祖國。

投降日本

大過其官權！

其實這是當奴才。

自己不曉得羞恥深以爲是顯親揚名！

我還報告你一個好消息增加你的聰明。

不久，關內將湧來一批真正的革命黨人，
那時滿洲的革命空氣，
將不會像現在的消沉。
我跟我回去好好地組織軍艦頓。
決定把反滿抗日的部隊都組織成同盟。
他並不把我底話加以可否，
只是說：推翻暴力的統治，
完成偉大的革命，
恢復三民主義的普救，
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還須要極微的經營，
我們慢慢地談話，
汽車電燈的馳行，
好像並沒有多久的時辰，
我們就到了遼南省范家屯，
在范家屯他們又把火車票給我買好，
還送给了我許多花花鈔票，
他兩個又叫我到了四平街轉車入通遼；
到了通遼就車行，
循着馬路走至英力廟，
離那裏不遠，

就是你們自由的飛翔地獄了。

他叫我們時亦淚河夾夾聲，

把那裏的土匪趕快傾巢去掃蕩吧。

因為這河的上游啊，

不久也將漲滿了戰船，

火藥開頭了，

他倆站在月台上，

我把頭與伸出在車宿，

我們都高抬着其餘的手。

把日本告別語「健的哪哪」，

叫得非飛地響亮！

真是在送別嘴，

呢博士帽子呀，

并染西郎又那樣不停地把它高揚。

他倆很歡喜，

而我呢，

我更興奮得發狂！

我底臂是不停地高揮，

我是雙腳，

也快活得跳得多高，多高！

火車駛出車站了，

我回身想坐在那棧上，

剛一排頭轉來，

眼光就落在一個押車的日本憲兵的臉上，

哈！

那憲兵笑得多麼地多麼地燦爛！！

多麼地燦爛！

也許他以為可以是他們的一條忠實走狗，

因為我問日本人，

喊「俄刺那哪」那離別語，

是喊得那麼地那麼地響亮！

當那日本憲兵走出了車廂，

我探頭的又伸首在車窗張望。

雖然，山野昏暗沉沉不明亮，

可那東方天際呀，

已綻錦繡 燦曙光。

曙光啊，曙光！

你那後面不果有黎明的舞臺？

呵，黎實！

呵，曙光！

那叮噠的叮噠的木屐，

很長的

就會長

滿昇在

無窮的藍天上。

第四十七章

湖海岸邊有座山澗湖，

形勢險峻蟠天壁，

古燕圖打下基石

把它修建，

築始皇再修葺，

添守望，

騰起烽火，呼來援兵，

觀過了外蠻。

好事的情場帝又重新補修，

一脈相通，

連接起了荒涼地上的嘉峪關；

由東向西去，

龐大的萬里長城

山海關是雄偉的起點，

民族的血汗，

民族的氣力，

民族的精神，

民族鬥爭的表視；

從古來，

抵擋住了數不清來侵犯的敵人；

黃帝的子孫，

長向它

撒着笑臉！

稱諭它，

尊崇它，

所以——

它是「天下第一關」。

山海關，

背靠山，

面臨海，

好雄偉哪，

外來的災禍可避開，

內生的陰毒，

它不能閃躲；

吳三桂一怒李闖王

親把它出賣，

它在血塵中，

畢竟度過了三百年。

然而，它到底是幸運過，

專制等那陣破裂殘破，

自由的預設？

也會飄蕩在它底綫角。

不幸，

而今，東洋海盜來阻撓，

爬上天障來，

搶去了東三省，

一直就打斷了前所。

山海關，

古老的山關，

隨地降臨了，

食禁的海盜，

他決不會休兵於前所。

山海關，

古老的山海關呵，

你誰不能抵敵得了現任的海盜？

你是關北底大門。

你要無恙才好！

你要健康才好！

山海關。

晉冀山。

面臨海。

好健健囉。

天生的鐵門。

關門的堡壘。

何柱國要着它顯一顯

中華男兒的雄威。

一九三三年一月的一天。

日寇果然來了。

又是孤軍抗戰。

千餘人抵抗上萬的賊兵。

怎樣把敵人消滅得了？

山海關。

古老的山海關。

關前對陳舊的武器特衛。

更不能把兇惡的海盜殺盡，
機械化的海盜，
駕着坦克車，
開着中國滿可比的大炮，
山海關，
古老的山海關，
就被炸毀了，
殘缺的被掠奪海盜爬上，
殘缺的士兵呀，
只有向東方逃亡；
殘缺的山海關換上血腥的太陽旗，
山海關又在血腥中吐出嬰孩！

渤海的风打向關上，
揮着碎屑的沙石沙沙作響，
海風悲噴古老雄關儘管殘缺，
中華的男兒，
難拿鮮血把領土洗染過了！
今日，古老的殘缺關隘對海風悲號，
唉——
終有這麼一天的，

關頭仍完整，
關頭一崩新，
高立在海岸，
雄視在山腰，
向着潮湧的洶湧海水，
發出得意的笑，
還要藉海風的迴折，
向波山頽
向老懸山上的守衛
叮嚀，關照！
呼嚕，關照！
關照，呼嚕！
渤海口呀，
要把守得牢！
要把守得牢！
爲醒些！
存細些！
英諷的惡文偷偷進來了，
免得敵占老關頭，
再變成八國通援！

山海關丟掉了，

饒中的賊頭長得格外高，

向↓

朝陽

凌湖

陽魯

三路賊兵一齊到，

饒家逼進的蕪河呵，

任你饒家的日本強盜，

殺出倭兵的陣地。

湯去膠州令老百姓種植的鴉片烟，

不是給日本兵馬躑躅七八棚，

就是餓飽了得飛飛着散。

湯主席從海峽撤軍了，

孫豹的賊艦比雲霄飛車同日本兵正面作戰，

康進元才說賊艦的船勇取，

從德意志人，又真有天隔，

有的還工的是戈牙

文怎麼說敵人作陣地了，

開了槍為全和頭來臨身？

窮窮年消散得不成樣子，
盧迪元不是馬兒跑得快，
錢財還被水溝淘光了。
盧迪元獨自一人，沿灘走給海逃走，
只有海水回答他感嘆的呻喚。

三月一日，

馳騁的馬子，
從承德開往北平的百輛汽車，
車馬車相連，
車上不是逃難的難民，
滿裝着王府底私產，
金子和銀子還不算，
頂多的是幾年來抽的鴉片烟。
一陣黑雲從天上馬蹄來，
押車的人兒直直地頭擺，
「可惜他與難盛同，
從今不是湯士那財財！」
汽車駛上鐵道了一陣風，
有鴉子食，飛落，
轉就做了些些球球，咕着出坑。

三月四日，

真是一個奇恥大辱的日子，

日兵一百二十八團，

輕輕巧巧地——

就佔去了承德這有名的城池。

十七萬方公里的土地變成了地獄，

四百多萬人口又被殘酷地奴役。

唉，

還是誰的罪過？

又是誰不知羞恥？

各個機關的官軍撤走，

湯主席真該起來

給以「五馬分屍」！

馮迪元剛剛走到老虎山，

聽說南平賊兵又佔領了平泉。

唉，唉，才七日呀，

多短的時間呵，

灤河就被賊兵佔完！

我到底走上那兒去呢？

仍然回到使人恐怖的偽滿？」

被囚在長卷的槍是他在眼前。

這時就是沒有北風刺面，

也禁不住要打那寒戰。

唉，只有走向北平，

才無有危險親上身來。」

他裝扮成一個農民，

撲滅了臉色，

又穿上了藍布衣襟。

註

釋

註一 卽土匪

註二 劫掠人的錢，被劫錢兩千挺，彈藥不可數計。

註三 日本是於九一八侵佔滿洲之後，劃一塊土地與百俄建立白俄自治村。

註四 滿洲一帶產魚很多，隆冬時須鑿雪冰始可捕魚。

註五 日人罵人語，意即「王八蛋」。

註六 日語「打」殺。

註七 小卡斯布爲法人，惡夫卡斯布（原爲猶太人入法國籍）之子，卡斯布是哈爾濱新西爾庫之大商人，小卡斯布被哈爾濱其不遜其母命而前便衣偵探綁去，勒索三十萬元，因見卡斯布不領票，有孔劍去小卡斯布之手絹，以威脅，繼

長篇敘事詩

花 與 果 實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作 者 張澤厚

發行人 吳復之

出版者 新藝書店

總經銷 人間出版社

地址 重慶新生路八四號附十號

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十日出版

51——5000

封 底